

四

書

按

稿

學而

時習章 按陳行之謂時習。蓋君子之學。悅字蓋學之趣。即此是微

首徹尾的。二節。朋來之樂。就其中及人者言。末節。不愠之君子。就

其中志遇者言。則此章三平者。固得。即以首節為主。以二節承言

言之。亦無不可。但此是在效驗上見功夫。不是只說效驗。講下二

節。且云。學之深。習之熟。則朋來。學愈深。習愈熟。則不愠。震川云。

時習而說。夫子之學。不厭也。朋來而樂。夫子之教。不倦也。不知不

愠。夫子之遊。世不見知而不悔也。

時習節 按開口說一學字。便包得中庸博學之五句在內。蓋吾受

於德善而成性者。本無須臾之可離。則吾所求於明善而復初者。

亦無旦暮之遷化。惟學矣。而又時習之。則勿忘勿助。有以擇其杆

格。生其變化。由是心之所得。自有不可告人者。而中自悅矣。悅自
益。不能已於學矣。

朋來節

按。惟人性同善。故學于悅。凡同類之朋。相感于此。心此理

之中。自相應於千里百里之外。與朋同學。必有加於吾。所學之初
者。是與人同善之實也。其樂為何如矣。

不知節。按。君子之學。脈為可知。而不能必其見知。至於不知不愜。

則相忘于不怨不尤之外者。自相孚于無聲無臭之中。則其自得
必得也。搃無損于吾。向所學之初。足于內而無待於外。是其識見
高涵養粹也。非君子而何。

有子章

呂晚村上節。就凡人虛論箇道理如此。下節言君子所以

專力於孝弟之故。若云但看凡人一孝弟。便不犯工作處。便是仁

化氣象。所以要做仁民愛物工夫。必在親。上做起。兩節原一氣說下。不得以質學分看。

有子節。按此就現成說。好從心上來。不但無其事。而且無其心。满腔都是至和極順的意思了。

君子節。按本有以根本言者。有以本始言者。首句本字。只是本始之本。本是道之一端。最切近者。道是本心。而達於事者。首二句難係泛說。其寔本字。暗影孝弟。道字。暗影為仁。講此二句。須將道生縮入本立內。將本立縮入務本內。則本旨方見。而下二句亦好順接。孝弟二句。只重孝弟及本字。以申明上節意。因勉錄論念頭。則孝弟之念最真。論作用則孝弟之事最切。

巧令章。按此章為徇外者戒。當從巧令做出鮮仁。不可將仁字逆提。朱子只爭一箇為己為人。若動容貌。正顏色。是合當如此亦。

何害。但做這樣以悅人則不可。又云心在時便是仁。若巧言令色。則心便不在。安得有仁。按仁字上有鮮矣二字。有敬惕意。有提醒意。有慨嘆意。

三省章 按吾身二字最真切。見無人可替代。更無人來催促。然却是十目十手所指示。省字極精密。又極勇猛。故朱子云。三省是當下便省。有不是處便改。非省察已作的事也。三不字謂外面已看得過。人師友亦或信得過。只是自己心上有纖毫打不過處。便是。此即毋自欺慎獨工夫。

千乘章 按曰千乘便見得事煩民衆。曰敬事便見此敬是萬殊之敬。節非番吝之謂。愛非姑息之謂。五項總是一心。就其兢業處言。曰敬就其真確處言。曰信就其樽節惻怛順時處言。曰節愛時使心存而五項自見者。聖賢之事。以五項為心者。賢君之事。在聖人

則見其合。在賢君則見其分。

弟子章。按此章雖註分本末。然都是培養本心的工夫。謹本是謹慎意。而註訓行之有常者。言有常度而不惑也。仁是箇善人。衆是尋常平等的人。學文是要開發其知能之良。不專為六事之故。而六事自在其中。孝弟等在弟子身上說。俱要淺者。俱是責成為父死者之詞。

賢賢章。仇滄柱此章學字。對馳騫聲華者言。不對姿質淳良者言。只須體貼誠字意。發得數項十分沉摯周詳。則生賢務學二意俱該。呂晚村雖曰二字須活看。是他人不確之論也。人先坐熟未學。便有何必讀書之弊矣。苟非生質之羨。必其務學之至。正是深嘉其學耳。張南軒子夏之意。非謂能如是則不待夫學也。蓋所貴於學者。在此不在彼。欲學者務其本也。困勉錄即是學。是

子夏要人務本之意。但恐人徒求盡此四者。而不去學。則亦終無由盡。故注吳氏一段。當省子夏之意。不如此。而子夏之言弊。或至於此。

君子章 按此章當以學字為關鍵。學問思辨行。皆學之事。而必先以重威者。所謂敬為致知力行之本也。敬只言重威者。程子所云整齊嚴肅。則心自一者是也。然此又不徒用力于外也。故進之以主忠信。曰主已敬字在內矣。忠信誠也。忠信所以進德。脩詞立其誠。所以居業。主忠信學無遺蘊矣。然悅不若已。吝于改過。又是學者通病。惟學先變化氣質。故以首節始。惟學須除去病根。故以此終焉。

君子節 按君子為學。功必始于矯。輕貌恒束於持重。苟言動之際。既無歎重。則與人酬酢。那得有可畏之威。以是為學。非不明乎善。

也。然氣不沉則志亦浮。擇之未必能守。非不復其初也。然形不斂則神亦散。得之而未必不失。學之不固。斷由于此。此學不先變化氣質。斷不可與言學也。

忠信節 按承上言要非規。為用心于其外也。何以養重曰敬。何

以主敬曰誠。發乎內而必自盡者忠也。誠之通也。循其故而無所違者信也。誠之復也。以忠信為主。而誠以貫于物之終始。則所以進德者在此矣。誠以防其心之出入。則所以閑邪者在此矣。

無友節 因勉錄無友非損之也。戒其樂與為友之一念也。又克

己工夫。全在勿釋。新釘截鐵。用力無一毫姑息放縱之意。按于此。總徵上文。當云此有之所由。以成其重。而學之道可以統內外。人已而一之者也。

慎終章 按慎終存哀中之敬。追遠動敬中之哀。婦字有不煩驅迫

意。厚字寬說。不必指定喪祭。此為當時之君大夫。勿。畏喪祭而不
能盡。良盡敬者發。

子禽章。按子禽雖求與並言。而意只重在求。故子貢言夫子之聞
政。自有以得之者。與且不足言。況于求乎。

子禽章

按云至是邦便非有款洽之素可知。

又溫以不厲言良

以不禱。濃言恭以待已不慢言讓以待人不驕言儉是不侈然自
故之謂五者雖跟盛德言來。然子貢之意。只說得聖人發見處。在
聖人發見處。亦只說一半。非如子溫而厲節。方得完全也。註遇化
存神未易窺測數語。正為子貢其斡旋語意。五者正要在外面淺
易處說人。見而信之。故必聞其政。又須知聖人原無打點五德
之意。在邦若心目間感化。彼且不知其所以然。又何從見得。即在
學者日見聖人處。悟其所以得聞者在此耳。玩口氣云子云夫子

之間改出于求。吾以為溫良恭儉讓以得之。不是夫子之求之也。人之求有心。夫子之求無心。其諸異乎人之求之與。

父在章。攷此為父子志趣等為之不同者言。上二句是觀人子之大概。下二句就觀行中細首其用心之厚薄。蓋道是上平平落的。事曰三年無改。則其憐、不忍、忘親之意可知。孝字是直透他心曲上斷之。

有子章。因勉錄有子為人樂放縱而廢禮。故為是探本之論。以矯之。言禮何嘗不貴和。即今日有所不行。誰說是和之弊。但一和而不知節。亦便不可行耳。上下只一意。非為禮過嚴而欲其和。太勝而又欲其節也。總是辨和以維禮。非兩救語。按翼註以下節為終論主意。晚村亦云有子意中先有次節。而後有首節。正与此同。予于明辨錄取兩救之說。未是。

有子節。按用就人之用礼言。和对嚴厲者。故朱子云。須知吾心安處。即是和。如公門鞠躬。須如此方安。不如此便不安。不安便是不和。以此見聖至嚴處。即是至和處。不分兩截也。註自然之理。是推原就從容不迫。乃是和字正義。人都脫却從容不迫一層。道即是礼。以其可通行而謂之曰道。正應由字。本文大小二字。該盡許多大綱細節。礼文經曲在內。必要朗列不混。翼註為貴。不是須要和意。若有意要和。又是知和了。礼中之和。在行礼者亦不自知。但論礼者。則以是為貴耳。

有所節。按行字承上由字來。見得大小由之。是礼以和行矣。而復有所不行者。病不在和。病在求和于礼之外耳。不行是和行不去。末句亦字。言和奉可行。惟離礼以為和。亦不可行也。亦字不对拘迫難行者省。上節和字是礼中之和。無意于和者也。而和之和。是

禮外之和有意於和者也。故此節重知字。知便涉有意了。

信近章

晚村此節都是在言行交際尤悔極弊處。作修理寡過之

思。是降一步說。不是盡頭道理。李穀侯此就人情相与。易于失

足者。立之防也。輕約過恭。及一時頃蓋不慎。昏自負慷慨。只在情

貌上周旋者。一時非不可喜。至後來却不勝自失之悔。故君子審

焉。按因只是偶然相依。可親以道言。不以情言。宗是宗法之宗。

恥由内生。辱自外至。言即其約信合義時。便知其言必可踐。即其

致恭近禮時。便無恥辱。即其所因可親時。便得可宗之人。不必作

日後會。

君子章。按此章。總是摹擬好學之心。無求安飽者。立志在聖賢路上。

即孔子十五志學之志也。學先要打破嗜慾關頭。故先着此二句。

事不但行事。凡學問思辨等皆是。故是如不及的意思。慎是謹細。

的意思。就是親近他。正是出吾言行以正是非。三節一節密。一節
提。要。要。要。得。好。字。意思。真切。

無詔章 晚村此章是一節。生出一節。然須一節不圓。生出一節。方
見聖賢知處無方。有触類引伸之妙。困勉錄此章須知樂与好
礼是轉語。引詩亦是轉語。告往知來。只是許其知之不滯。用力却
易。不必拘定詩上。

無詔節 按無詔無驕。是以理制欲。而不為之動。故曰自守。好礼言
心與禮自相浹洽也。樂是中心一段天趣。不為貧而樂。可也。下着
未若二字有味。須知悟到時。樂与好禮非佳境。切磋琢磨非佳處。
即更進亦非佳處。

詩云節 按此節要見子貢感悟自嘆无景。註着又知二字。見引詩
之意。當放寬說。貼不得樂與好禮工夫講。義理無窮四字。括盡通

章切磋琢磨。是言學問工夫無窮。而學問又因道理之無窮也。斯字指可也未若言。

賜也節 呂晚村住指首節所論。處貧富之道。來指于言所悟學問之功。故註曰。已言未言。須盡開兩邊說。惟其不相涉而觸悟。故可與言詩在此。須知夫子此句。只是許可。于言知義理之無窮。能於學問上推充。不重在言詩也。

不患節 預考陵此夫子於患人之不知者。下一轉語。全要學者用心於內。只就他患心上。去點醒他。患不知人。要說到自已身心上去。按要知人不可無窮。理正心工夫。

為政章 困勉錄夫子說為政以德。分明有個為字。但德是人所同得。以德感乎。便不動聲色。而人皆化。不見其有為之迹耳。故無為不是全無作為。仍有政事。但其感化不在政事上。只在德上。辟

如上要補出無為民端意。又北極與北辰有別。北極五星。其第
五星謂之天樞。天樞左旋。樞星亦動。但其旋轉最近中間。于不
動處。則北辰矣。北辰無星。可紀。以天樞一星謂之極者。亦就其旁
相去不遠者言之。蓋周天無星處。謂之辰。北辰者北方之辰也。不
特衆星拱北辰。即極星何嘗不拱北辰耶。故說約麟士之說。尚有
誤處。至洪範五紀之辰。及辰弗集于房之辰。則隨日月而得者
也。凡日月所經歷之星。謂之宿。日月所交會之處。謂之辰。角亢始
於辰。則十二支之辰也。若辰見鄭火之辰。則嘗考之春秋。有孛星
于大辰。既而宋衛鄭陳災。則孛星見于辰。而鄭火非辰見。而鄭災
也。且大辰者大火也。即心星。且水星亦謂之辰。伐星亦謂之辰。皆
非北辰之辰也。

三百章 翼註此章是發出先王所以垂詩教之意。總要使人思無

邪是一氣語。不必講思無邪字義。只要講思無邪所以蔽三百意。趨。按此是示人學詩之要。不是謂作詩之人皆思無邪也。亦非

有一言便可廢三百。謂盡此三百摠歸此一言也。

以政章。按德禮政刑俱治天下者所不可少。但後世都舍本而趨末。故夫子兩下斷語。一善一否。判然分明。正欲擇術者知所尚焉。

耳。法制所以示之使由也。禁令所以戒之使不得不依也。德是人主躬行的。禮是人主制了使民行的。禮即德中之條教也。

以政節。按政是官府之治法。禮是民生日用之所行者。格是翻然一變意。玩且字。言非但是空。恥也。

以政節。按民免無恥。要玩註為惡之心未嘗忘句。彼恃勇于勢而不敢為惡。要其心初不知惡之不可為也。若政刑稍弛。彼仍恬然為之而無忌彈矣。

志學章 按此是夫子自叙一生之學。見功之不息而日新也。不
是至誠。日新謂盛德。惟夫子自至之而自知之。故歷叙以勉學者。
每節前有工夫。每節有定義。每上下兩節交關處。各有淺深次第。
須一還他實地。

志學駁 按學之始在辨志。夫子十五志學。雖未必遽見斯道之全
體。然已志在聖學。便有為不厭工夫。非空只存此志而已。陽明
謂志學即志不踰矩之學。未是由志學而進德修業。則好惡之生
無節而內守者不浮。事物之交無窮。而有主者退聽。則立矣。

不惑駁 按四十前有窮理工夫。不惑者。緜緜參伍。不能為之清。疑
似毫厘。不能為之眩。是窮理以通于性者也。知命有盡性工夫。知
命者。見得萬殊之森著。不假于人為。萬物之散殊。具足于性分。是
盡性以至於命者也。至是則下學上達。融而為一笑。過此以往。只

有涵養工夫耳。

耳順節

按耳順者無思而無不通也。從心所欲不欲者不習無不利也。

附通章題引作收股大抵朝夕之間不之轉運容移之候而年所必更多歷乃截然見氣候之分明。過此以往容有增高維長之修。而其效不可預期。始然聽就將於日月二比補義最圓足。

懿子章

按此以禮維三家之階首言無違便舍末節義後啓樊遲

之問而詳發之以禮事親蓋孝即所以盡忠。

懿子節

按註不肯于理三字似不妨露蓋泛親之令亦可自附於

於禮故下文說一札字便有森然不可越之意。前臨理字與下文

固無碍也。若于此不露則夫子當日與孟孫面語毫無着落。孟孫

豈有不問之理。

樊遲節

按我對曰三字言孟孫倘喻無違之首則不違固得倘不

喻其旨。無論違而失。即不違亦失。全要在我對日三字上描寫。何謂節。按此礼自天之所秩。王之所制。言生事二句。見人子事親。自始至終。毫末不可假借。惜功名分上講。註得為而不為邊。輕重在不得為而為之上。

武伯章 饒双峯此非待有疾時始憂。即無疾時亦常憂。其愛護之不謹。而有以致疾。此正見父母愛子真切處。呂晚村不說人子之心。而反說父母之心。是對始語。只說父母之心如此。不說人子宜如何体父母之心。是歇後語。詞氣極冷極活。

子游章 按敬是養中一段真意。崇奉不敢怠勿意。即所云聽于無聲。視于無形者也。

子夏章 呂晚村不說色應如何。應如何便可模擬。便未為難矣。隨

難矣。隨時易也。其道無方。舜之齋慄。有齋慄之難。老萊之嬉笑。有嬉笑之難。中有一分孝。外便有一分色。自然流露。無可掩着。唯處原不在色。由於氣之和。由於愛之深。而所以能深能和。必天性學力。並至此。所以為難。按服勞奉養時。若仍有孝于自然和順之色。則即此亦足以徵孝。

吾與節 四書鏡此節只是抑揚其詞。以警頹于悟道之妙。固非顏

子愚於始而知于終。亦非夫子始疑其愚而終信其不愚也。因

勉錄不違註云。意不相背。有聽而無問難也。意不相背。是就他心

裡。有聽受而無問難。是就他外面。夫子口中。只說得外面。下半截

方有出他心裡來。此時夫子意中。原曉得他心裡。口中却不說他

心裡。所謂婉轉其詞以形容之。按凡不在夫子面前即是私。

原魚動靜言。省是做察其受教與否。不曰行之而曰發。道此一發。

最有力。如草木生意充滿，鬱勃于中，而暢茂條達於外也。

視其章

按此章是為人論觀人之法。當詳細如此。不是聖人自夸。

神鑑也。

以屬事由屬意。安屬心。是事由意造。意從心造。觀之之法。

直是一節審一節。烏瘦不是人不要瘦。亦不是人不敢瘦。直是情窮勢詘。更無可瘦之處耳。

視其節

按知言窮理是一層工夫。以兼善惡由與安俱屬善一邊。

但用個觀。只看得意之為己為人。察則細省他心之能樂与否矣。

察其所安。謂察其心之所樂者。果在是与否。不是察其安不安也。

朱子所安是他平日存主習熟處。他本心愛如此。雖所由偶然不

如此。終是勉強。畢竟所樂不在此。依旧又沒熟處去。

人烏節

按此章全為雋語于而發。烏瘦重惡一邊。

溫故章

困勉錄。新非求博。非好異。蓋義理原是無窮。學問本自無

盡。即所曰聞尋繹不已。則既其中愈久愈精。愈体愈熟。或因舊聞而引伸觸類以為新知。或守旧聞毫無所加。日新又新。亦是新知。或覺今是昨非。又不妨洗滌舊聞而突起新知。此亦何嘗溫故而從由溫故得來。故謂知新而可離溫故者非也。謂溫故即是知新者。而更無知新之學亦非也。按此為求知新而不溫故者發。新自今日知之偶及者言。而明日見為已知。又成故了。都只在聞見上說。為人師只帶言不重。

不罷章 按君子內己已体用之全。罷字有得高。則不字身分愈出。方靈臯又云。雖或發如成業。終身於一事而不遷。然不遷即其時位之所遭。以抒其和實。而和知者可以信其非繼。即已初者不得謂其拙優。即或脩身慎德。聞然若世事之不識。然一旦仰以生平而不習。以試其經綸。而疑之者。詎為意外之功。而信之者知其為

本然之事。

先行節 按此章為君子而發。不是論言行。故先行二句。必須歸合君子方為得旨。其言指所知所得之事理。乃所謂未言之言也。行其言實。有踐履工夫。在從字有豁然不敢馳驟向前意。若云吾所知之事理。必躬行有得而後見之言者。是則為君子。君子非徒以言尚也。

周而節 按周與此外面似一樣。只在心体上分別。君子大道為公。即德有不及而理無不及。是之謂周。小人私意自為。即恩無不及。而意有所偏。是之謂比。周比從接物上見。和同從共事上見。驕泰從處己上見。

學而章 張考陵思學原是合一的。學之精察處是思。之篤實處是學。而不思只是空習個硬套子。心体上全不明亮。故曰罔思。

而不學。只是空見個景象。全無根據。心体上毫不安穩。故曰殆。
蒙引學矣。而又思其所得之理。則所學者透徹。思矣。而又學其所
思之事。則所思者着實。

攻乎章 按凡與愚夫婦同的。是為同德。與愚夫婦異的。即是異端。
攻者為之倡者。亦有為之健者。總是敬窮異中之趣。有不得。不止
意。害無人已。也。已是次詞。

誣女章 按聖賢之知。只說義理。但心有自欺之蔽。則義理有所障。
拒而不明。能去其蔽。心体上便毫無所障。此是知一句本義。由外
而求一層。固圓。更是知也。道理。但所云自欺者。亦自粗細。掩飾是
小人之自欺。強以為知。是賢者之自欺。朱子引正。節末証最明。

干祿章 呂晚村祿原不是學問外事。所誤在于耳。在中者道理如
此。學者未嘗計及。亦不必計及。應固在中。不應亦在中。多聞二既。

以子張才高意廣。看得言行不打緊。故極言寡尤悔之難。省而則字如何鄭重。

干祿兩節。按子張之干祿。與世俗異。彼非貪祿者也。不過欲借祿。以遂其濟世之心耳。又身聞二段有三節工夫。一節密一節慎。言慎行。謂即其不疑不死者言之行之。小心敬畏而不敢忽也。而則字正見得尤悔之寡。大是難事。言寡尤二句。亦不可說得自然。末句見修德而祿至。因是在中。即不至亦是在中。蓋只諸論在我有得祿之理。不論得不得也。

何為章。按舉錯前有清心寡欲窮理知人工夫。有此工夫。直枉先看得真了。民之服不服。所由然。自一齊透入骨髓。舉錯乃特為導窳通閑。如枘鑿之相應矣。備作云。自朝廷舉之無不名為直。自朝廷錯無不名為枉。直枉所僅有者名耳。而齊實在焉。實者是非之

所謂也。即是非之心。而由附也。自直不可不勸。于是乎例有繁。自
枉不可不懲。於是乎例有錯。舉錯所僅行者。例耳。而有情和焉。情
者好惡之所形也。即好惡之性。而由形也。二比透發所以然之故。
康子章。按敬忠勸此皆小民心性。而自著。非可迫而動者。以莊則
君長之分嚴。民誰敢有厭殺之心。孝慈則父子之情篤。民誰忍有
疑貳之心。舉教則師儒之責盡。民誰敢有怠棄之心。三則字正對
他一使字。使有強迫意。

或謂章。按由家而國。由國而天下。道本相貫。此政之順而推之者。
國自為國。家自為家。職當各盡。此政之分而見之者。子所云政是
據其分見者而言。雖屬叔詞。實則至理。

或謂節。按惟孝二字。類斷。孝然後友。孝友施于有政。施是推廣意。
所謂推者有二。一是我之孝友。而教家人以孝友。一以孝友之

心而推之為內外長幼尊卑之分。使秩然就理。雍然太和。便是太平之象。大同之治。是亦正己及人布之優。矣。何必從公卿大夫之後。朝考夕省。始云政哉。

無信章 按人之無信者。不必論到行之隔碍處。方見他不可。就他當下無此實心。便已失其行之。具不知其可。是詰問語。猶云如何是好也。不可行意。直至末句。透出信字。只就持身涉世上講。何以行止就車言。正意于言外找出。

子張章 按朱子云此章最重因字。其所損益亦只要扶植三綱五常。又云三代之禮。大槩都相因了。所損益也。這損益得這些。是損益皆從礼工見。非于礼之外别有損益也。中二段。只將所損益三字。連上夏礼殷礼讀。而以可知也。另作一句。便大義了然。

子張節 按世是帝王興廢相禪之世。与三十年為一世之世不同。

子張十世之間。以千古之文於周為盛。似處于無可復加之勢。其意蓋欲以觀禮變也。

設因節。按禮以經世。合禮無所為世。因禮為損益。舍因無所為損益。故可知。語類所因之禮。天做的。萬世不可易。所損益之禮。是人做的。故隨時變更。翼註大凡有定者可知。無定者不可知。今三代相因是有定也。雖有損益。不過善用其因。是無定而未可始無定也。故從以可知概之。

非其章。體註共要人循分意。一則越乎分。一則歉乎分。論與無勇。即就上文斷之。不作推原者。

非其節。按祭所不當祭。豈是敬神。不過一點求福之心耳。故直斷其為誦。至見義的人。雖其胸中原無確見。然既曉得是義。便當為了。却因循畏葸。而不為。是其氣先餘也。非無勇而何。

八佾

李氏章 按孔子至於鹿。是記者之言。是可忍二句。方是孔子語。忍

有敢忍。容忍二意。敢忍是指亂臣賊子之心。容忍是縱亂臣賊子者之語。當以敢忍為正解。

三家章 按舞佾是李氏所獨。雍徹是三家所同。書法有正名分意。書三家。有明比為惡之意。夫子不說他僭竊。只說篡取。今三家索然無可回唇。并不許其明言僭竊也。語愈婉愈嚴。

不仁章 按不仁之人。必假禮樂以自飾。但禮沒心之敬。生來。樂沒心之和。生來。人而不仁。則其心已亡。雖用禮樂。全無和敬的意思。亦只在外面襲取。不是從中流之出的了。兩如何。猶云。奈禮樂何也。譬如穀種。究固。方生出枝葉。若穀種朽壞。如何生枝葉。雖剪絲為之。終是假的。

林放章 按放激於當時文勝之非。而問禮之本。夫子亦激於時弊

而指之。寧儉寧戚之近本者示之。使悟先王緣情因性之旨。而本已隱然有可思。此夫子雜禮以雜世意。因勉鍊以本始之本言。則儉戚是本。以天下之大本而言。則非特奢易非本。即儉戚亦非本。儉戚之失中者非本。即儉戚之得中者亦非本也。蓋一則体用對言而体為本。一則就用之始終言。則用之始又為本也。儀案人心一念之忠信。未可名之為本文質。而文質緣是以生。此禮之本也。夫子非不能直言之。但救當時之弊。則曰寧儉寧戚云。尔竟本字。上章仁字已逗出了。

林放章 按放所問本是泛指制禮之初。行礼之始言。說本根固非。說本質亦太早。淺說本末兼該。乃禮之全体。逐末者必忘本。若有本則有末。而全體在其中。

與其節。制于首節。札字兼言。函言。此節禮字。對下喪。和泛以言。函言。胡双峯本有二。其末亦不同。根本之本。其末亦為枝葉。枝葉出於根本。而亦能庇其根本。可相有不可相無。本始之本。不流必有失。禮始於儉。末則必奢。故曰與其曰寧儉。孔子因末流之失。不得已而為反本之論也。

夷狄章。此傷中國而借夷狄以甚之。詞有君謂其臣知有君也。止者視有若無。就心上說。

季氏章。按與字乃怪問之詞。非婉商之語。能弗能。只論丹有自己。不論季氏泛否。嗚呼二句。是丹有不能救而天子代為救也。論理時即使泰山享他的祭。在季氏亦不應祭。夫子之言。特欲借季氏知其益耳。然道理實是如此。

君子章。按首句每易說得太高。便似老莊齊物之意。非聖賢語氣。

只說是抑然自下不多歎上人。方與雍容抑遜意思一線貫串。必也句只是喝起的話。言欲求其爭除非是射。揖字實。讓字虛。讓正於揖見之。揖讓二字貫下。始射而升堂。既射而復位。射畢而飲。是三節事。其爭也。君子要在爭之中。見出個君子來。正與和光同塵者有辨。附射考大射之禮。三耦進。三耦出。每三人為一耦。凡耦皆立堂下。阼階之東南隅。將射時耦同出位。西面揖。旋轉當作階北面揖。行至階下。復北面揖。共三揖也。共三揖。然後升堂。各發四矢。勝負既分。復一揖。下堂復位。俟衆俱降。畢。勝者仍照前三揖。不勝者升堂飲酒。凡飲酒必送爵。今自飲而不勸。以示罰也。

巧笑章

按通章以言詩為主。子夏之問是不要緊的問。夫子之答亦是沒要緊的答。惟忽然想到礼工。於口頭語發出一段道理。方見善悟。若說他問時先有重盾意。反把悟處呆了。

巧笑即

呂晚村子夏持請錯一為字。詩人於為字上微逗斷。為字

請得重。本意是因素為絢。子夏將素以為三字一滾下去。為字請得輕。便輕認即素為絢。此所以起問也。困勉錄有字有本質之質。有質朴之質。林放章質字。是質朴之質。此章美質字。是本質之質。按繪素即是素絢。只一後字答他為字。而詩意了然。

禮後節

按此禮字即指三百千美盛處而言。故日後指禮之本。

然說謂有忠信為本。而禮以之行。禮自在忠信之淺。非謂人得而先後也。後亦非薄之去之也。詩禮並無干涉。而子夏忽然有悟。故夫子許之。可與言詩。只為其篤學能通悟耳。粘然禮字入詩。便是笨伯。又禮後乎是悟語。不是問詞。子夏此言非將字抹殺。正是他深於求禮。見得禮非無自而起者。又禮後不是文後。禮該文質。通体俱後。

夏禮節 按夫子欲合夏殷周之禮。以為百王^{損益}之大法。故有此嘆。能言者。謂即其文而制作之意。可推舉其細而綱紀之大可識也。文獻各異。在朝在野者言。足則能微。不是絕望之詞。言苟網羅散失。庸或可足。以為參贊。則夏殷之後。有傳書有傳人。則我言有證。而禮乃因以不墜焉。有無限低徊冀望意。

持自章 按註中兩層。雖不容說破。然著語自須對針。其兩層尤重在後一層。或問云。程子以僭禮言之當矣。然不察乎失禮之中。又失禮焉之意。則是自其未灌之時。已不足觀。不必言既灌而往也。可見魯祭非禮意不甚重。全重在誠意一層上了。

或問章 按通章只重不知也。句。知其說者云。只是見得難知意。故翼註云。此不可但云通幽者必能達明。格神者必能感人。蓋七廟祖禘。猶曰吾所逮事。天地百神。猶曰吾所靈承。至於始祖遠矣。

始祖所自出之帝。遠之又遠矣。音容不相接。世代不相近。乃能知其精神一脈之所相聯。而聚精神以格之。則豈不知宇宙民物皆我一体。皆可以^{精神}朕而格之也哉。故曰如視諸斯。以治天下。而如視諸斯。則掃義深遠。無所不該。洵乎其說之未易知也。說字深者。在礼文礼器之外。註理無不明。從知其說內者出。誠無不格。即在理明內者出。

如在章 按上節記事。下節特記其常言以證之。兩如在是門人形容夫子之語。若孔子之心。則固見其實在也。如不祭有歎然意。但聖人所歎者。不在礼而在心。盖人能代我之身。不能代我之心。即能代我之心。亦不能代我所自致之心。故曰如不祭。

如在節 兩 因勉錄鬼神來格之理。不易推測。若如范氏有其誠則有其神。無其誠則無其神之說。則是神之有無。係於人_{之誠否}。而天

下之所云鬼神者皆妄也。若云已散之氣隨祭享而聚。則是其既死之氣。猶潛寓于宇宙之內。而宇宙間去來。只是這些氣了。佛氏之說。儒者不當盡斥其誕矣。惟大全李路問鬼神章。朱子說似明白。人死氣雖終歸於散。亦未便便盡散。故祭祀有感格之理。先祖世次遠者。氣之有無不可知。然奉祭者既是他子孫。畢竟只是一氣。所以可感通。然已散者不復聚。故謂佛氏之說為非。現朱子之說。則祭祀之來享者。是氣之未盡散者。非散而復聚也。推而言之。氣有盛衰。則散有遲速。聖賢之氣浩然塞天地。配道義。生則澤流天下。沒則神在萬世。無死生。無聚散。而独行於古今者也。如伯有為厲之類。是邪氣之偶聚也。佛氏所云鬼復為人。其信否雖不可知。仗其果信。必是氣之未散者。若其既散。則無復聚之理矣。大約聖賢之氣。萬世不散者。正氣之常聚也。歟。

與其章。體註此聖人以揮奸雄之心。禱字折他媚字。以天字歷
他與灶字都不看自己與賈身上。詞嚴義正如此。

與其節。徐自演氏祭而奉神于與。必先由灶而達。曾意謂歌得君
必先由已而致也。又以其特設西南隅乃棲神之虛位。君之擁虛
位也。猶也。按五祀孟春祀戶。孟夏祀灶。中央祀中霤。室中為中
霤。孟秋祀門。孟冬祀行。即井間道路也。

不然節。按不然二字。下得斬截。天指上天。獲罪即指媚之一念。言
起念不可令天知。便是獲罪於天了。不應作推開就平日言。

周監章。按此章是夫子表其憲章之心意。只重在首句。蓋從周由
文盛來。而文盛又從監二代來也。監夏監殷。則以忠信為學禮之
原。以質素為行礼之本。而品式以定。經緯以彰。周之文何其盛。從
周而顯之見不顯不承之謨。微之體敬止敬。勝之神迅而觀會通。

之盛於一身。遠而普大道之公於天下。非若凡民之不倍已也。

附新安陳氏周之文。亦承夏忠商質之後。風氣漸開。不得不然者。况文武周公制作之初。損益盡善。夫子之沒。是迭盛時文。庠得宜之文。非逆周末文勝之文也。按此文盛原。兼氣教與聖人兩意。

太廟章 呂晚村言。每事詳慎。正是禮當如此。我亦行禮云。尔乃辨明。禮意以教或人。非自解知禮也。故知字不可夾帶入來。是字直指敬謹之意。禮字只在道理上說。不在自己身上說。則辨明處仍是凜然敬謹之意。即此言亦禮也。可知聖人無時不是禮。

主皮章 困勉錄禮射武射。在盛世是並行的。在夫子時亦不是廢。禮射不用。只是雖禮射亦主皮。又此是嘆世亂而不得不用貫。草與他處。訛變古者不同。所謂言古之道以正今之失者。失不在貫。草而在於所以不得不用貫。草之故也。按古道只按周初言。

翼註非是

告朔章 按子貢欲去。只照註惜其無實而妄費解。句不可易。至羊與禮不是兩件。賜者采是羊。子貢采是禮。爰禮即在爰羊上轉出。註中羊存猶得以識之。是存羊即存禮也。而可謂焉。是因羊可復禮也。兩意當兼發。偏主不得。

告朔節 按告朔有三重焉。尊正朔以重天子。告太廟以重祖考。脩月令之政以重民事。

賜也節 按此一羊也。在于貢見以為羊。在夫子見以為禮。以羊為羊。是禮在羊之外而禮亡。以羊為禮。是禮在羊之中而禮存。此本玉氏困勉錄取之。

事君章 湯賈林禮自有個準則。盡則止於禮之中。論則出於禮之外。姚尊生人以為論。此人是何人。独非事君人乎。自有此等人。

臣子且不畏礼而畏人言。

定公章 按此章夫子有上下交責之意。有明良交泰之思。使不是役使。只作服馭看。礼既外面節文言。而巳待之以誠意。志在致君効力處見。若云儀節之礼非禮。職分之志非忠。其說似深而實非。總起不真理之當然四字故也。

閔雉章 吕晚村惟文王之德之盛。故宮人於其夫婦居室之際。寫來恰得性情之正。亦惟宮人身被文王之化。性情自好。故能寫得聖人性情出。贊詩人亦深贊文王后妃之德之不可及也。困勉隸即宮人之哀樂。可想文王之哀樂。故朱註端指宮人。蓋言宮人可該文王。言文王不可該宮人也。按註中審其音。蓋即以詩之聲音言之。非謂樂中之殺音也。近來作文。俱以詩樂並言大謬。附時文李作惟宮庭有淑女。斯天下有母儀。云何不樂。惟天下不

可無母儀。斯群情不能忘淑女。云何不表。二比可云言簡意該。
哀公章。按當時君弱臣強。魯廢不社。予言戰栗勸其斯也。不知振
弱在修德。不在修刑。扶魯在威臣。不在威民。故夫子責之。

哀公節。按魯有三社。周社者天子之大社也。天子為群侯立社曰
大社。亳社者殷社也。武王頌之以示亡國之戒。哀公四年六月亳
社災。哀公因災而慮。使有感慨時事。宗社凌夷念頭。予於此正宜
對以撫卹斯民。為固宗社計。乃只舉所樹之木為言。極說要緊。且
夏后氏以松之類。未合天下皆如此。則沒要緊中又有疎虞。至
又言周所以樹栗之故。則有附會之失。而曰使民戰栗。則附會得
又不是。上三句有兩失。下二句亦有兩失。而所重只在啓時君殺
伐之心意。

子闕節。蒙引三句。只駁不及舌意。皆從說。而牽予失言之意。在其

中。雖不咎既往。實以儆將來。按就是陳其是非。諫是申其匡救。咎是指其愆尤。此三語正是不說之說。不諫之諫。不咎之咎意。

管仲章。按此章是惜管仲不是罵管仲。罷小二字。包括管仲一生。此即知禮與儉亦無解於罷之小。况又不知禮與奢如此。亦足徵其罷小之盈而溢也。

器小節

三

仇澹杜不知大學之道。其學術本領已失。是罷小之根。局

量褊淺。心之所蘊者小。規模卑狹。事之所施者小。不能正身修德。則無以自治。而心之所向可知。不能致主王道。則無以治人。而事之所就可知。孟子終身薄管仲。不為論本之此。但在夫子口中。只宜渾說。方不碍下兩問。困勉錄以仲之功。較之春秋諸臣則大。較之伊周之佐則小。不可云功大而器小也。功字亦即在罷字之內。按罷字兼所受與所施言。所受者多。施出去亦不易竭。受寡

者施出去亦易竭。奢而犯禮。亦是器小中發出來的病症。夫子非以此二事証器小也。特因或人之問而言耳。

太師節

按五聲六律被於八音者。皆以人之聲為主。由人聲相應。

而生清濁高下之變。而成調之謂音。合其音而播之樂器之謂

樂。觀笙歌間歌。皆是歌聲與樂器相協。若先漏却人聲。則失音之

所自起矣。可知云者。謂收發聚散視乎人聲。而人教者以人心之

理揆之。而可知也。以一成言之。堂上之歌聲與堂下之樂器。既備

乃奏。是為始作。就始作時視何聲之起調。而絲肉合同。視何律之

為宮。而笙歌齊一。如是者謂之翕如。由是而從動而愈出者。聲與

聲和而無所乖。律與律應而無所拂。則純如也。就此純和之中。聲

有清濁。可以按律而分。律有高下。可以執管而辨。是為噉如。就此

激明之中。清濁相宣。若一氣之周流。高下相繼。如貫珠之積層累。

是為鐸如。是而聚散分合。足以動四氣之和。而著萬物之理。樂於而一成矣。由一成而至九成。亦無非此自然之音節也。樂豈有所難知哉。此蓋將正樂而語之之詞。

請見章

薛文靖治世者以權用道。師世者以道用權。勞米匡直。木

鐸於唐虞。刪定贅修。木鐸于萬世。特孔子之天遠。特孔子之天隱。

子謂節

呂晚村此論韶武。非論舜武。而以韶武為斷也。樂以象功。

舜武之功皆極盛。故聲容皆美。功所自出。因于德。與時。此其所以

不同也。

附時文李作。由其德音以境其德意。蓋渾然一優柔平

中之發。求所為粗厲猛起者無有也。因其德容以想其德心。蓋冲

然一雍容揖讓之風。求所為發揚蹈厲者無有也。蓋溫恭文明之

懿性而安焉。故其德盛而化神者。流行洋溢而不自知。中天太和

之隆時。運值焉。故其人動而天應者。歡欣交通而不可禦。信乎時

德參會而治功成。上下同流而大樂作。又豈善也如此。夫豈後之所能加哉。

居上章 按此是夫子崇本之論。寬敬衷俱以心言。心本也。由此心行出。即未必盡其中。而本實未撥。猶有可觀。不然。縱工有條教。號令。礼有威儀。遠近。喪有哀麻哭踊。皆為末節。夫因失也。得亦失也。更何所據而觀之。

里仁章 按此章當與事其大夫之賢者同看。不作寓言解。註仁厚之俗。最斟酌。蓋一理安得皆仁者。但有仁厚之俗。已美耳。擇字輕。殺字重。不處仁。兼知不知者。處仁意。只於言外見之。

不仁章 按不仁者。惟其本心^夫。故必濫必濫。仁者知者。能全其本心^惟。故不濫不濫。註中仁者。則安於仁。知者。則利於仁。意雖有淺深之不同。要皆能不失其本心者也。無適不然。不易所守。便已得不濫。

不滿意了。非謂不濫不溢。便是仁。亦非謂安仁利仁尚屬泛言。而以嚴約處染。添在言外也。

仁者章。按仁者仁字內。已含得無私當理意。故能好能惡。即其當理處。而無私心三字。惟於惟仁者下補說。所謂公生明者此也。所謂公生斯者亦此也。丘毛伯此理在心為存。過行於世為彰。瘳仁者之能好能惡。即此心無以尚。不使加之行境也。

志仁章。按志仁是以心言。無惡是兼內外言。於字是將這念頭專向在仁一路去也。如志在克復。則非礼之心與事自然不入來。志在敬恕。則不敬不恕之心與事亦自然不入來。故曰無惡苟訓誠。是無二念意當重者。

富與章。按此章是力行之事。一節密似一節。亦一節難似一節。不。是現成語意。故而不字去字違字及兩必字。俱要作用力字看。通。

章有兩截工夫。首二節作一截。末節作一截。上一截見耳目口體之欲。皆緣境遇而生。故當精以察之。下一截見言動視聽之禮。皆由斯須而違。故當以一守之。

富與節。丘毛伯不處不去。若在富貴貧賤上料理。只是揀擇世上好事去做。豈便是仁。直是念。見所欲有甚于富貴。所惡有甚于貧賤。揆之本体。自不見有可處有可去耳。人見是不處富貴。不去貧賤。君子只知是仁。按此則不處不去。兼身心說。重在心一邊。莊忠甫君子非富貴。惡其處富貴之心。非好貧賤。惡其有去貧賤之心。處之去之。心非必待貧賤富貴之交也。一念稍違。即是開門納寇。身雖未嘗服三公享萬鍾。而不知心之處富貴。固已久矣。身雖未嘗離草莽釋疏褐。而不知心之去貧賤。固已久矣。

去仁節 按承上不廢不去來言是即所以為仁。天下共見之而名
為君子者也。于此不苟。則道心勝而仁存。足以立深造之基矣。於
此或苟。則人心勝而仁去。且不免有虛聲之愧矣。註中貪厭二字
最細。在自己念頭上看出。

無違節 按此節連上敬惡講。却不可單粘敬惡講。細玩口氣。言君
子非泛于富貴貧賤。不失其本心而已。蓋仁之違。不必在大。即一
念一事之違。而於吾仁之体。已有變之微。之不相合者矣。故必至
無違于終日之間。而求仁之功始益也。然是猶其暇豫時也。有如
造次亦必凝一以居之。不以震憾易吾常為可也。然猶是燕安時
也。有如顛沛亦必專確以赴之。不以險難渝吾素為可也。君子之
求仁至於如此。庶几由粗以及精。自易以及難。無所不盡。其力斯
心之德全。而無愧于君子之名也。

未見章 按第一節理當見而未見。次節是未見其事。三節是未見

其人總是成德之未見。而深望人之用力於仁意。

未見節。極好惡俱着自己身上說。好仁惡不仁。兼實稟造詣言。無以尚不使加。只是逼出好仁惡不仁的様子與人看。不可說此地位難到。若說難使失激引世人意了。其為仁矣。一宇作也字。首是斬截語。此与下節分別。只在用力之盡不盡。不得強分安勉。

有能節。按用力兼明以察幾。健以致決言。一日是昏昧忽開。振懦起強之一日。力曰其力。則是仁為心之理。力即心之精神。其轉閉處在只用。一日用則一日足。終身用則終身足。此何等容易。安有不足之理。者字不作人字者。此節是夫子發言主意。

蓋有節。翼註蓋有之矣。是擬而未定之詞。只輕帶過。註昏弱二字。昏則不能察幾。弱則不能致決。我未之見。与上有別。言人即有力不足底。今并力不足者亦未之見。則人原不肯用力可知。

人之章。按震川文通節俱以君子小人並言。末句亦照註兼仁不仁說。其說雖于子取之。今省來亦未安。蓋此章自是君子而發言。不特觀之仁而仁可知。即觀之過而適處。必與小人不同。其仁亦無不可知耳。上二句正是說觀法。輕適不得。虛衍不得。至入下截。亦不得離上二句講觀字。

朝聞章。按此聞字要着深。如王孔子所云下學而上達。易所云窮理盡性以至于命者也。未着可與二字。見死猶可有。何不可語。自平寬。又夫子此言。只是甚言道之不可不聞也。朝夕二字。只作設言首為是。

志道章。按志字淺省。若真個能志。寧有以衣食之惡為恥者。未足與議。不重議上。只是鄙其識趣不高。

君子章。困勉錄君子制事偏執之心不可有。而察理之心不可無。

雖因天下之自然而未嘗任天下之靡然。呂晚村造莫與義正相反。然無適莫而不精于義。都無是處。古人所謂無私心易當理難也。無適莫下目當作一波折接落。這說好言直截。謂不用過文為妙。吾所不解。又按文勢雖似直下。然無適莫而無義以主之。必流于佛老之猖狂。觀註引謝氏說可見。

懷德章 呂晚村懷字與喻字不同。喻是知條下事。懷是意條下事。

喻是分曉精深。懷是起心發念。歸功慎獨。方是儒者脉縫上語。

翼註此辨君子小人於心術之微。要人慎所懷意。

放利章 按利不專是財利。凡便宜處皆是放利而行。凡行處必占

盡便宜。更不留餘地與人矣。恣安得不多。湛甘泉好利者心之

疾也。何計人之恣否。此特對常人言耳。

能以章 按此為當時君大夫從事威儀文物以為札。而無遜讓之

實心者發讓字應從禮字轉出。言就他行禮時心中不以九重為得肆。不以威福為恣睢。凡禮之行。全是藹然真意貫徹於其中。故能使百官萬民皆化于讓。以成於變時雍之治。

無位章

按此章以位與名平對。俱就學者言。總見君子之學。務內不務外也。患所以立。即所云隱居求志是也。可知言可以當人之知。非求所以致人之知也。總要在自己本領上討個着實。非以恬淡為高。如淺夫之借以藏拙。亦非貪位求名。如世儒之徒相矜逐者可比。

吾道章

按子云一似只言体要之貫。即體中之用也。參吾以忠恕。似只言用要之忠。即用中之體也。子言吾道。則非品物之流行可知。曾子曰夫子之道。則非下學之勉強可知。一聖一賢。無異旨亦無異詞也。

吾道節 極極天下之至賾而不亂者。子之道也。然寔未嘗不典要。初天下之至動而惟定所適者。子之道也。然寔未嘗不簡易。故曰一以貫之。以字不着力。曾子平日寔踐功深至此。而渙然冰釋。直見所為典要簡易者。故受命如响。有以超然獨得乎其宗也。

子出節 按門人聞一貫之言。都在心上理會一番。所以必待子出後問。此問不是疑一之何所指。只是見夫子平日論工夫休用。俱分作兩截。至此似偏重在體一邊了。所以昏疑。曾子云夫子之道。明是言聖人之忠恕了。蓋已推已。不足以言之。故註先解忠恕字義。而後以至誠無息為言也。講末二句。當云乾元統天而資萬物之始者。誠之無妄也。在聖人心德無妄之盡。即學者所謂盡己之忠而已矣。乾道變化而正萬物之命者。誠之在聖人則應物無私之極。即學者所謂推己之恕而已矣。如此省方融洽分明。又

須知未呼以前。曾子原在恕上用工。豈不知恕之不離乎忠。但彼時只見得逐事而行之以恕者。亦逐事而主之以忠。到既唯之後。乃知萬事萬物之所以然者。這一片實心所為。則是前之所見者。逐事之忠。而今之所見者。是統體之忠也。首節註云。但未知其體之一。謂未知夫統體之一耳。又曾子平日以萬實之資。而為精察力行之學。三省一章。是其用功得力處也。自是以往。亦惟有益容其誠身之功而已。

喻義章

按此指君子小人之已成者言。義字與利字對。須從公私

分界處。勘出存心之不同。故義字不在處事得宜上說。喻字深者。寫好在喻後。志習在喻先。小人喻利。亦非必無忠信廉潔之行。要其隱微端倪之端地。只過人事利害上得力。此謂喻利之深。若貪污一派。知利而不知害。知近而不知遠。此并不能喻利者。

見賢章 聖處身此章思字者字有九。俱在心上說。俱是切實工夫。須於未見之先。原有一個為善去惡之心。故隨其所見。便能思能省。按賢不賢須淺省。只就一行上說。從源頭說來。見字前已早。有存心致知工夫在。

幾諫章 按開口說事父母三字。便見得不應諫者。不應諫而又不得不諫。故用幾。朱子所云不要攔截他。漸。從容以開道之是也。幾諫即是敬。不是到不違時。方敬。不違不怨。到底只是幾諫通節。眼目在事父母三字。須處。喚醒。

遠遊章 按註云親之念我不忘。此是所以不可遠遊之真命脉。遊必有方。遊字輔氏作近遊。解極是。蓋云父母而在。子即近遊。猶必有方以慰其思念。况可遠遊乎。

之年章 張孝陵人當中年以後。日衰一日。而人于日侍親側。或至

習而不察。故夫子提出不可不知以做醒之。蓋生息之機。頃刻不停。精神血氣。漸移漸換。人子若用心審察。則日改月文之際。雖毫髮不同。亦必有以周旋調護于其間矣。按知字註訓記憶二字。可味。蓋記憶而時、掛在心上。則時、有周旋調護之法。凡所云視無形聽無聲者。俱已在裡。非一知便了也。

古者章 按恥字是推原所以不出之故。此一字是他終身策勵處。恥躬有追日。而恥無已時。人苟自料其躬之可建而出之。則亦可先于恥。然出已在先。速猶在後。况既出而求建。猶在未定之天也。而妄意之以探其美于已。獨能無愧於心乎。

以約章 按約是收斂。這裡着寔的意思。以字見把柄在手。一息不照管。即軼矩矱而不知。所失多矣。惟時、以此節情。以此制用。則循蹈規矩。不失尺_寸。故鮮矣。附明文吳作。無浮慕于達人之樂。緊

而肆焉以爲通。則其所合于矩度者常多。無自憚于名教之嚴。而放焉以爲遠。則其所遺于檢點者常少。以能約者而才足以濟。則敬畏之意。益足以善用其所長。以能約者而才不足以濟。則謹密之心。犹足以維持其所短。

欲納章。按此章吃緊在一欲字。須先將納言欲行等面。一筆撇開。專向欲字着精神。方妙。蓋第曰納言欲行而已。此犹未足以盡君子也。惟窺君子於言行之前。言行之後。時時見得納欲之易。而欣然欲納。欣然欲欲。又時時見得納欲之難。而斷然欲欲。斷然欲欲。而輕傲情。不得之言行。而得之此心。如此者。則欲字意味始出。若泛泛說來。與他處何別。

不孤章。按此章書意原以勉進德者。使無疑沮也。不字必有字語。氣甚新截。須直向源頭說下。蓋有德之人。雖恬淡方嚴。若無可親。

然秉彝好德。人有同心。雖為氣稟物欲所拘。此心必無盡息之理。故聲應氣求。在所必然。隣有相親附。相夾持二意。

爭君章。按此非要為臣友者畏避緘默也。正欲其善用諫諍。以全其倫耳。數者原有一番苦心。在不可全。然抹煞原君友。原非十分拒諫。全然不欲聞過者。但喋喋不休。以致踈辱。在我亦自有過當處。不得止歸咎於君友也。

公冶長

公冶章 因魁錄總見聖人擇配在世俗之外不必作抑揚口氣須知公冶亦是可魁於刑戮者南容不必不在螺綫之中聖人只論人不論遇也西賢豈有優劣哉 仇滄柱時解謂重表兩賢素行不重擇配者非夫婦人倫之首聖人專取人品真萬世議婚之法公冶節 蒙引可妻全在素行上下只偶指一事以言其無害於可妻非可妻之實也螺字寔綫字虛

南容節 呂晚村此相南容之德鬼非相其福澤位祿也不廢二字當從慎于言行做出謹言行何以不廢於有道此中正有發明

刁家吉婚姻之道可知選舉之道亦可知矣

于賤章 呂晚村上截只講于賤自做工夫從粗至精徑域旋移不可僅作一箇圖贊嘆語演過下截說曾君子便是淵源氣運君子

之所由來。然不曾一句贅魯君子。仍歸在于賤取友之廣。翼註
作文須用反題正做法。於虛處着精神。君子哉若人。下大發于賤
能尊師取友以成其德。而因歸功於魯之多賢。如此則魯無君子
二句亦不費講。斯焉取斯。亦只說無所取資。須要自家費力。不是
說決不能成德。

賜也章 按麗字與瑚璉字。俱是借字。可影不可喻。何麗以通用之
麗其等非一。只辨大小。不辨美惡。瑚璉為先朝法物。不特今人所
珍。而古人亦重。不特君相所求。而神明亦歆。搃之于貢。而問烈緊
要。不是討贅語。是他用功處。

雍也節 按此章不重辨明仁。只重斥佞。首為用佞句。次說而實承
仲弓來。末句亦然。非首句泛言。末句指仲弓說也。搃之成人者仁。

字淺。皆佞字却有作用。夫子不知其仁字甚微。有佞字正是仁處也。

雍也節。按禦字是以言語與人相抵敵也。口給二字。正佞與仁相反。處仁為人心。佞者不內根於心。而徒外給于口。則本心之德盡亡矣。屢憎者緣折人以言。口屈而心不服也。着一人字。見不獨取憎于賢者。此是人心公惡處。而馬用語氣甚斬截。

于使章。按學稍有得。苟存心於天下。則於人必有所濟。此夫子使開意也。學未大成。而此理未徹未悟。則雖澤被生民皆分外也。此開辭夫子意也。使與辭原不相碍。又以廣大精微講斯字。以全識定力講信字。以堅僻游移講未能字。才見真實。晚村開之未信。註中謂其篤志者堅說也。謂其見大意者橫說也。然有圈內外之分。必須于篤志中看出。見大意來。方為得之。能見大意。開與曾

點所同。篤志是開所獨。點較高。點則較篤。故自有別。饒氏釋說字有三說。其實相貫。蓋惟其能見大意。故不安于小成。惟不安於小成。故篤志。

浮海章 困勉錄按。齊與之嘆。與浮海居夷之嘆。認由道不行而商量去就之詞。可見聖人胸無適莫。然到底只是歸魯。又可見取材之妙。此節註中做說內二字。內便有商量之意。不要竟作憤世說。武伯章 晚村仁是人欲淨盡。天理流行之謂。若於此有纖毫信不及處。則或日月至焉。固不可知。或人欲紛起。天理漸滅。亦不可知。若欲舉其全体而言。當下便要承當。此一字大緊難說。至于治賦為宰。與言到盡得仁字。後皆可點金成金。若其未能。則治賦自治賦。為宰自為宰。與言自與言。與仁字提沒交涉也。今人有云仁必全体既備而後可知。必舉念昏理而後可知。是洞見那本原之論。

王字泰仁道至大至精。勇者不得而借其力。藝者不得而用其才。能言者不得而施其辯。當時皆不識仁。故因武伯之問。而昏以不知答之。與其才正是不與其仁也。若云發見事在功。而非萬物一体上流行耳。按上兩說。章意重在仁。才只帶說。

武伯節

兩

按不知也者。雖其詞也。蓋不能必其有。亦不能必其無之

意。按又問仍是問仁。治賦兼有勇知方言。勇足以撫三軍。而未不能克一念之欲。故不知。可使自用。人者言不自三子言。

求也節

二

按邑宰主治民。家宰主治事。兼足民能藝言。才藝足以理

煩劇。而未必能理衆歆之紛。故亦不知。亦非言語之料。當跟禮樂素嫻說。可與言。兼不亢不卑二意。文章足以輝一時。而未必能完一心之粹。故亦不知。

孰愈章

晚村純是。夫子引進子貢妙用。有縱有拿。有殺有活。須向

子貢境界大候中勘驗弊病分明。方見聖人四把路截。逼拶到離
鈎三寸處。真是老婆心切。

孰愈節

按子貢是聰明自恃的人。忽把如愚之回比勘。冷然一唱。

要他尋向裏面去。不是平。比較之詞。何敢句正是他迴光返照。
認取自家面目。聞一二句。不過摹寫何敢望光景。十与二不是教
目。只借來代始終彼此字。此二句須說得抑揚。

弗如節

按弗如也三字。是死烈語。下句只在當下鞭策。自知自屈。

只此是吾與女處。不論後前究竟。由此可至於無弗如。止好言外
推一步帶說。不得認客為主。反畧目前。

宰予章

按此夫子為情行者做也。首節重何誅。次節重改是。其言

婉其責深。

宰予節 許敬卷人之精神振奮則日新。頹惰則朽。淑人之志氣清

明則堂通。污濁則暗塞。故有朽木糞土之喻。

始吾節。李表一於人二字。極其感慨。俱暗指牽子。聽言信行與聽言現行俱活者。夫何嘗受人欺。蓋曰吾不忍逆之云尔。且始之人安得言行俱相符。亦豈謂今之人言行都相悖。蓋抑揚反覆以深做之也。湯霍林始今非兩時。猶云我原是要如此。而今不尔也。一事說。

剛者章。概剛者心出于大公。仁義中正。常確守乎理之至一。剛者詣歸於至純。經權常變。每獨斷乎事之至紉。故剛原兼体用言。而剛所由來。本資乎學。未見一嘆。然有深情。首句斷該重發。或人舉根必振之氣象。有似于剛。于所謂怒。只就穩微粘帶慶說。要深看。故程註下悻。自好句。怒之非剛。是就振而論。其實但云無怒。猶未盡剛之實也。時文云淡泊寡營之人。其心不存一事。無所主於

中亦無所見於此。無慙尚非剛也。悻然自喜之人。其心無不可任。衆事始之。欲以制物。繼之乃以爲物制。其慙之大異乎剛也。此教語最明。

不欺章 擬于實行。近取之方。而欲漸及于純。循勿施之訓。而欲遽臻於化。于是有不欺無加之問。由其所言。施受可任。以先心人已。可安於無事。信乎大道爲公之意矣。然至德望而難繼。純詣勉而有獲。子曰非尔所及。見徒存其欲之。心不如實致其反之。事且見爲易及。而終於未及。不如思所未及。而求其必及也。末句只是勉而進之。意非抑之也。

夫子章 按文章性道原是合一。但意却不重在此。只重在教不躐等上。學者身分恭。差火候不齊。却在聖人心中。祇量得之。故文章可聞。以爲引進之門。至性與天道。夫子亦未嘗不言。但必視乎其

人又必俟乎其候。故可與言者大難。而夫子亦罕言之。有不言而不可得聞。有言之而仍不可得聞者。如此者。末二句便得。

子路章。按本節十二字。只形容得勇行二字。未能行。不是力不從心。而未能。只是方總聞善時。豈能即便行得。而子路之心。已恐其有聞矣。推其心直欲盡天下之善而聞之。尤欲盡所聞之善而行之。然淺已。是何等勇果力量。

孔文章。按學問二字。當切文于淺者。文子漬倫棄義。夫子為之畧其短而取其長。善通先王立謚之意。而為言也。

子產章。按恭敬惠義。俱是本之心。而達之爭者。鄭之時。君替臣驕。而子產獨以退讓守己。以小心事上。俗散民淫。而子產獨以教術救衰。以經制防弊。此為有合于君子之道。恭以不伐。不矜。言敬以盡職。言惠以愛養。言使以約束。言義以裁制。言。

平仲章 按此舉平仲之交以風世。可以作同寅之想。而為國家所賴。意上句虛。下句正。見他善處。久交何以敬。一則久而易狎。則不敬。一則久而易厭。則不敬。

文仲章 按文仲工於事。蔡只為趨避計耳。大夫持身謀國。不能自決。行止乃聽於算。不可測之龜。故曰不知。末句犹云是何等樣知也。語帶婉譏。

令尹章 按忠清以一節之善言。仁以心德之全焉。玩總註當理而無私心教語。二于事皆不能當理。心皆不能無私。因勉錄以于文。為心無私。而事未必當理。以文子為事當理。而未必心無私。看朱未允。

令尹節 既樹無喜無愠。只是文子盡自己分上。見其忌私忘家。下二句是他為君民分上。見其公尔國尔。確有兩種義。合來完成個

忠字。

文子節 按無喜愠告新令尹一節難一節。此處而達之達而復達。案亦一節難一節。不得因焉得仁句。將忠清一槩抹倒。

三思節 按此就往事評論。借文子以立用思之準也。再字要看得活。事到面前。雖百十思亦只算得一思。蓋思以求其得也。能得時乃為一思。如是而又平心思索一番。便是再。思以義理斷之。故是非可否。至此則已審。三則以私意揣之。故利害得失。屢變而不窮。

武子章 熊百甘知愚二字。姑汶世態人情上論。或以藏机用晦為武子之愚。不知武子明目張膽。硬自擔當。只藉忠貞一念。感盟主而靖國難。何曾埋頭遮面。假混裝愁。且以此為不可及。却把成敗論人了。呂晚村是愚字只是乖巧人所不為者。非大智若愚之

也。即其不避艱險處。便是不可及。非必謂其能成功。而後為不愚。可及也。愈說得時事之不可為。愈見武子之愚。愈說得武子之盡心竭力。明知其不可為而為之。有多少不可解處。愈見得其愚之不可及。

在陳章 按連說歸與絕非感慨語。大意只是言道雖不行。而歸洙

泗亦未嘗無事業也。單言狂則兼簡意在內。言狂簡則狂是志大。簡是畧於事。成章亦未嘗無學力工夫。然所重在質。此句却沒狂簡內有出。言其秉氣英明。賦質堅勁。其規模之廣大。非卑隘者所能及。其志趣之高明。非平凡者所能企也。其立心削行。豈不斐然可覓。不知裁即在成章內看出。新宜就小子說。言廣大雖可覓。而精微有未究。高明雖可喜。而中庸有未協。合上句首。是一揚一抑語。夫子欲裁意。只合于言外補出裁之。法。困勉錄云仍教以博

文約禮極是。蓋狂簡之成章。原在他知行上見得也。

伯夷章。按此無實事。只就他心境上。摹擬出來。夷齊胸中。都是義理人之有惡。只惡其惡。非惡其人也。既改即無可惡。故不念。然則齊夷嫉惡之嚴。其意要在游世。非絕世。以愛人非絕人也。怨焉得而不希。

執謂章。按此是夫子於微處現人。專辨直非辨高也。只乞隣便已不直。不必說到成人隣人兩下俱購。方為不直。註中曲意循物。揆美市恩。總是違道干譽。

巧言章。摘訓上是詭媚。下是假詐。總是立心不直。小註說誦傾陷。及蒙問而動。奸險之甚。俱是推說太深。又不止立心不直了。然愚樹立心不直的人。其蔽必至於此。小註微引。所云亦未為過甚。此節只重兩恥字。正是激動他良心。發其愧汗也。

顏淵章 按聖賢相隔分量以滿有廣狹者固非。而以有待無待別之尤誤。只在三無字三之字上分別。自覺有憾之意。而能到無憾處。自覺有伐施之根。而能到無伐施處。便是賢人地位。無私之至。純乎天理。盡人物之性。而無所容心。則非聖人不能與乎此。以此看朱程之說。總得分明。

顏淵章 表了凡人須要立志。人若無志。若樹之無根。學問皆無頭腦矣。程子提出仁字。又曰皆與物公。便見古之聖賢。其志全在天。下國家。平居相對。躍然而出。

車馬節 吳因之車表共蔽。顏類俠士氣味。然自聖賢志之。便成公物之心。此只在心体上辨別。

無伐節 按顏子志存克己。善且不見為己善。安知有伐勞。且不見為己勞。安知有施。無伐無施者。得顏子已游已飢之意。方與此章。

言志切不要有得而若無若虛一般

爾聞即 擬二子之志亦定、躬行于日用之間。俾懸於理欲消長之際。然而仁道無窮。有累進進上而不可窺者。故于路有願聞之。請而子言老安友信少懷。見彼之理得吾之理亦得。真所謂情順萬物而無情者也。故無熾無伐無施。有私心而無之者也。安之信之懷之全天理而順鳥者也。

已矣章 按緊要在一內字。註加以口不言三字。蓋但在口中自訟。只恁地訟了便休不得。此亦止能自知也。自咎在心。方能省察。省察既嚴。不克治不得。乃於改過為有望也。了凡云不靠口頭的說話來辨恚。不靠來外面的意義來振刷。只就心中一念獨知處。默然追求。謹辨以圖改遷。

十室章 張彥陵大意只是勉人以學。將自己做箇樣子。不如二字。

正是提醒世人處。然只重人不肯學。上丘字輕帶。忠信或指美質言。或主真心言。自不相碍。好學有保守其忠信之功。有擴充其忠信之功。

雍也章 按首許仲弓之可。使然仲弓之辨簡。皆以其得簡之本也。居敬二字。是通章骨子。

雍也節 按註因夫子使南面而想像其有度。是因下文論簡而想像其簡重。又因臨下以簡。而想像其駁衆之寬。實則但去有人君之度。為于語氣差近。時文云。植藉或不得為。學者第全其理于三代而後。治術且所素裕。吾儒可養其度于萬物之先。

伯子節 按夫子之意。但言其人之可。而簡只是明其所以可。如云其人的好處在簡。則是可其簡矣。非夫子語氣。只云其人亦說得去。蓋彼是簡的人也。語極渾融。仲弓于伯子為人。心有獨鑑。而就

夫子一貫證之。故有此問。其問伯子。已有居敬一節意思在。不但可使四與可也。簡內俱包於節意在內也。

居敬節 按不亦可乎。是可其簡。非可其臨民。因勉錄自始學言之。當從朱子之法。須是兩盡作一件滾做。不得至于德盛仁熟。萬恭而天下平。則又看做兩件不得。故此等處。須要知得異處。又要知得全不相妨處。

雍之節 按子之然雍。是然其居敬行簡之言。亦然其居簡太簡之言。偏主不遺不得。

好學章 按易發而難制者莫如怒。一之遺由於學之不足。而性未定也。顏子以中正居其心。以和平化其質。故未怒則其心無物。既怒則順應自然。氣動而性亦定焉。一發而潛滋者。莫如過。一之氣由於學之未足。而仁有遠也。顏子敬畏立其閑。以強毅絕其緣。故

未過則清明既過則果確無雜。私去而仁不違焉。則是怒者人所不能無。過者人所不可有。顏子有其所應有。無其所當無。而學其廢矣。子所謂好學者以此。

子華章 按此章前二節以義裁丹求之過。知重不繼當上。後二節以義裁原思之過。詠重母字上。但錄不當辭。只一母字。已足。夫子何以又有與隣一言。蓋見得原思意思。實有難以相強處。故作此委曲語。此是順其意而還通也。正是母字內妙用。若與他人言必無是也。初不可說壞兩賢。

子華兩節 按張考陵謂與釜與庾。亦是義尚可少與少益者。非夫子狗欲求故。然此就是後來翻新語。其實照註不與當不當益者自妙。肥馬二句。隱然見赤母不必慮意。又要對上與粟說。見此非出自吾友之與之也。

原思

黃貞父云思係聖門捐者。庶幾之道重。而有所不欲之念。

真若以爲富官之難稱。而厚祿之不安。奉臣子敬事之禮。而畏詩人素餐之訖。是以辭也。此看得原思意真。又云就其心之所不欲。而量以義之有可通。若曰汝安則受之。君以恤私士以養庶。斯固其分之無所違者也。汝不安則推有餘以周之。豈無鄉党豈無隣里。斯亦其情之有可念者也。自愛其庶。抑亦愛君之意。而不至於兩傷。安己之貧。抑亦濟人之貧。而不至於立異。

仲弓章

按此只從論世類難拘。切不可染着仲弓身上。雖欲二句

并山川字。供不可着象說。謂其子既合當時所尚。而中儀牲之宜。其用必矣。欲不用化。而以理論之。自有不得而舍者。故曰山川其舍諸。雖說神享。實說人用。蓋即神以次人也。

四也章

按章意重在勉勵其餘上。其心二字最要緊。蓋仁即所受

之中。受之其心。故仁之久暫。視乎心之存亡。出入以為端。回自
克復以來。仁道之根于心者。与时偕行。道次顯_而于是。視聽言動
無違礼。即歷之三月如一日焉。其在回之所造。尚非極詣。乃人之
視回已屬絕望_也。其餘非必無天心未復。道心為主之時。然始一至
即明前此之違者幾何。繼一至焉。則後此之違者又幾何。蓋揅會
之幾。靡定。亦與日月為往來而已矣。然則不違者。迴殊偶至之緣
進之統亦不已。則流可達天。然而幾非在我也。日月至者。亦依稀
不違之境。必其不息則久。斯誠能盡性。然而道豈由人乎哉。其餘
亦共勉于仁焉可矣。又三月不違。已到無敬境界。即日月之至。
亦是一日一月之內。常在于仁。不是一日一月之內。偶有一刻之
至也。故知其餘亦已寡歎。

從政章 呂晚村知人任使用。當其才以責望。原于亦所必至。若從

政之必取乎果達藝。与果達藝之閑切於送政。正教康子以識政。要其義亦須發明。又康子者得政大于才。夫子者得才餘於政。何有不見大賢言聲價。亦不是蔑視事功。安見得三子之果達藝。有缺、避、力、處。

李氏章 按費宰之使。不必太有壞了李氏。只是株望以歷眾人意。閑子之辭。不要說到宰非吾所優為。費尤巖邑。唯士是當面欺人。聖賢必無此等語。總是費宰之辭。只是不善不入的意思。但出自閑子語氣較和緩耳。

伯牛章 存疑執手是与之未訣。亡之以下是痛惜之詞。

賢哉章 按人都說顏子安貧。其實只取顏子之精進。蓋緣他做得博約工夫。所以有其樂。緣他博約工夫。始終不輟。所以能不改其樂。附時文揚作嗜菘之起。其樂于形氣者也。而天之所以命我。

者不存焉。殆回真知夫天之所命。實有獨尊於萬物者。而澹然獨有樂于此。方且覺其探之無窮。體之盡無盡。有達而不已。以復乎其量而已矣。庸知章句隨卷之為困也。而入焉而改乎。豐盛之途。其遺于世境者也。而我之所以自立者不存焉。回殆真知夫我所自知立。實有常仰于千古者。而悠然深自樂于此。方且覺其無所息於百年。亦無容閤于終食。有為之不惜。以要其成而已矣。庸知章句隨卷之為拂也。而久焉而改乎。此說最明切。

非不章。按悅以欣慕言。須淺省。力不足者以知言之。則博文之功。浩繁而難。蓋以行言之。刑約札之功。拘束而難遵。氣質之稟者。一時變化之確。習俗之慣者。一時跳脫之確。迫于勢而正。誼明道之學。不能不變。限于時而正心誠意之學。不能不改。非如一官一職一才一藝之可以隨分盡力。張考陵中道而廢。正是虛擬箇力。

不足模樣以破其畫。非謂世間必有此等人。

女為章。困勉錄曰：為曰無為極重。家訓謂一彼一此剖其界。出入彼嚴其幾。是而非。而是。辨之不可不精。持之不可不加。謂類云于夏或細密於小。事上不肯放過。便有委曲周旋人情。故合時好之弊。按此對子夏講。當指謹守中之為人處言。

子游章。呂晚村須有出聖人大道為公之選賢與能心事。真無時無地不是三代。馮出子游留心人物。謙高鑒精。真有宰相功用。在按世多自圓于圓以脂韋趨時。子游獨取一等寧方毋圓。世俗所不喜的人。此挽回世道人心之意。

之及章。按此章只是義之反之不伐。見居功去矜之確。可以為法。欲人知所以自克也。不伐指平日存心言。蓋非平日存心如斯。則難知職分之所當為。難知敗軍憂主之辱。少聞不知不覺。伐心又

起之反是心地平者故操持得如此

不有節 捩此非為不能純朝者惜亦非止為爰純朝者嘆蓋專為求免者做而為守正者勸也

誰能章

按知其為知戶而能由之是亦良知良能之見于一事一

物者也。顧天之明命。隨物流行。理之充足。隨事發見。智于彼而愚于此。優于小而繼于大。此實有不可解者。故當以怪嘆為正解。至出不能不由戶。固不難由。行不能不由道。亦不難由。此提醒語也。只當於前面提清。不重莫由。無過不及言。

看勝章

按首二句預文二字畧頓。全在兩勝字。彬：對兩勝字

者。君子對野史者。然後對兩則字者。兩勝字皆由氣質習俗使然。所貴損益之以變化超脫。方為君子。註欲學者一段最重。附時文徐作。存誠以養其性。而學聚問辨。所以蓄其德者。又詳而有要。

故体用皆具。而純然為三代之英。主敬以操其心。而三千三百所以定其命者。又大而能精。故損益有章。而渾然見天德之備。又云喜樂哀樂之中。其節視聽言動之合其宜。是言項中之文也。云衣冠昭視之作其恭。經緯區畫之當其理。是言文中之質也。四語講彬彬。意亦透徹。

人文章。按說村云直謂寔也。順也。即中庸之誠。孟子之利意。能寔而順。則經權動靜無非直也。此有直字最分明。蓋直原兼性情動靜言也。至云先有其直。而後有生。是推上一步說。所謂天命源頭者是也。至云總有此生。便有此直。是首句正位也。又云人必還其為直。方完得所生之理。此是兩句夾縫中意也。

知之章。按三箇之字俱指道言。三箇者字是已到其地位者。兩言不如是要人進步意。知是用格致工夫。到得趨向極明地步了。好

是親嘗道中之味。孜孜而不厭也。樂則道已實有之已。到取携甚便。俯仰自得。境界此節。都要入道者造其極意。

中人章。按中。人。上。下。兼。皆。有。學。力。言。上。如。性。道。一。貫。之。理。中。人。以。上。猶。當。因。其。侯。而。語。之。何。况。中。人。以。下。中。人。以。下。但。可。語。下。猶。當。循。其。序。而。語。之。而。况。乎。其。上。

樊遲章。呂晚村知就事言。只在經常上說得正大。則知字光明。仁就心言。只在克治上說得艱危。則仁字密切。只務遠處。便是知。只先後處。便是仁。按民字對鬼神言。只作人字看。曰民之義。則義原即民而存。亦因民而見。務此者。直是胸有定議。實見得民義之明白坦易。專心盡力於此也。敬遠正是窮理格物。既得不可媚神邀福處。難持仁言。仁之為任重。為道遠。這豈不難。所重只在先字。後字要善看。直是全不計較意。能先唯亦斷無不獲之理。但仁者

之心專於所雋。而無欲速見小之私。即此心便是仁者渾然無意
私之体矣。

知者章 獨夫子只是論知仁之德。不是論知仁之人。故必于靜動

山水樂壽工看出。知仁之妙。乃是論其德也。論其德則動靜分見
者。未嘗不互根。而山水樂壽。各以其類觀之。不害其理之一知。

又仁則所見無非山。知則所見無非水。非遇境而情生。非離境而
情係。樂水樂山。只是樂吾心之知仁耳。動是知經。又知權。無可無
不可。全不執一之意。靜是理不間以欲。真不參以妄。胸中全無私
意未擾也。動靜俱屬心。俱無寂感。樂者玩心高明。有以通萬物之
變化。知者之樂。亦其不疑于所行而已矣。壽者導迎善氣。有以獲
天人之佑。仁者之壽。亦其無吞于所生而已矣。按李安溪文註
中体字是以性言。

一變章 按此是望齊魯善變。以復先王之道。非徒第其至道之難易也。兩度所至。全是鼓舞他見變更足以善治而不可安于目前之類壞也。但兩變字不同。齊之變是革去。魯之變只是奮興。振起的意思。須知齊魯之先。都從周分。即都從道分。故無論難與易。要皆可以至道。

觚不章 按饋羊之爨。所以存名。觚哉之嘆。所以恤實。二者同為憂世之言。酒器木簡。似可兼說。

仁者章 困勑錄宰我。說有人焉。不專說是欺其意。只重在彼之上。夫子既可逝。可欺。亦須兼說。若曰論逝。則無論果有此人。而可逝也。即本無此人。而亦可逝也。論陷。則本無論本無此人。而不可陷也。即果有此人。而亦不可陷也。可欺不可用。只是寬論其理。而逝乃欺中之一端。陷乃罔中之一端也。二句重在下句。以不可罔申。

上不可階之意也

君子章 因勉錄文不是禮之散殊處。禮不是文之總會處。蓋文是說的禮。是行的文。文是籠統的禮。是切要的文。二者皆屬道問學邊。蒙引以多聞見慎言行來解此極精。若尊德性則是存心徹始徹終工夫。又在二者之外。至于一貫。則又是約禮進步處。約禮是一事各具一理。禮一貫是萬事統體一禮也。以一貫之一以約禮之約。則約之中不有約者也。又文與禮一理也。就文物上言為文。就吾身之行處說便是禮。博文者究聖賢之成法。識事理之當然也。約禮者動必以禮也。博在外約者約上身來。又曰方其學之也。遠求近取。旁搜廣訪。至博矣。及其將來行時。却容不得許多事項。只照一箇是處直頭行將去。故曰約之以禮也。

子見章 按此見賢人之義正聖人之道大。否字只不當見而見。便

是勿露出有見小君之礼來。

中庸章 按中庸下着為德二字。明着人之能有此德者言。至字只是確切不可易意。正在庸字上看出。以確不可易之理。何人不能。何人不當能。民鮮久矣。此慨世教衰而民不興行也。

如有章 按子貢以天地所有憾者而未無憾于吾心。此大難事。夫子以兩人字換博衆字。便見重在心上。此是主腦處。然在學者并未可透責以及人。故又教以近取之方。熊鍾陵志無大小。期於微實。功無廣狹。求其有成學。至於仁或明天子至老而不以為足。或匹夫一旦為之而有餘。亦存乎論仁者之有遠近焉耳。

如有節 按如有二字。是懸想之詞。可謂仁乎。在于首以此為滿額。非疑此之尚未盡仁也。何事言不但也。必也。聖乎。字活看。引起下句。扰病在心上說。蓋世界無盡。民物無窮。即極施廣濟。安能快

我之稱。聖人之心原是如此。

仁者節。按狀仁之體。謂狀出仁之模樣如此也。此節重兩己字。己之欲即仁之發。時文一己念之好惡既明。而當世之悲愉欣戚。各以類逆。當休之笑嘯既切。而百族之宴樂憂傷。各以意告。因勉錄其心則萬物一體之心。其事則隨在可行之事。有其心而博施濟衆焉可也。即施爲濟焉。而不必博不必衆亦仁也。

近取節。按仁病于克弊。而不病于具有克弊之心者。以仁道之從此不絕于天下。固有其方爲耳。近字此而已字來。己之欲是吾一人之私也。然以吾之私繫人之私。而令人、各遂其私。則物我相隔之私。自此可漸泯了。豈不是求仁之方。能字有勉力意。

述而

述而章

按此節重在中一句述而不作。是云作者聖之事。吾豈能

之。亦惟自量力之所可至。與夫分之所可能為之潤色。為之次第

為已矣。好與信要深看。真見古先王制作。皆精神之開發。真命脉

之流注。可以垂萬世而不朽。使他聰明智巧。不能加毫末。信得深

挈。自與古人之精神命脉相為契合。雖歎於述之外。別立意見。更

說規模。不可得耳。竊以語氣至謙。言作者之聖。固不敢以自居。即

述者之明。亦無容以輕擬。

默而章

按默識非默證。默悟只是時。在心上。理會。惟。不忘。不

徒口耳之功也。當與不動而敬。不言而信。參看。不厭不倦。夫子嘗

以自任。至此而又不然者。即此可知道理無窮。終到此地位。便若

。

有所未盡者然

德之章。樹不脩等俱在吾憂中。討出。蓋曰。若德之不脩等。皆是吾憂。惟日以不脩為憂。而日求其脩。非有不脩。然後引為憂也。德兼吾所得於天之理。及行道而有得於心言。脩是存養者。察工夫。屬行。講學屬知。徒義而改不善有別。朱子言義是事之宜。事未合義。

須徙。却未有不善處。徒義若不善。便是過惡。須全体改之。始得。

燕居章

按此節明是聖人一小像。申：天。天。致難形容。近見時文。

云。從其靜而觀之。耳目未馳也。手足未勞也。而天地萬物之理已具。惟子有性。子自敬養之。于時戒懼有所不勞。而百體之滋令者。展布已有餘也。進而詳焉。從容樂道。喜在顏色之間。是則無心而觀化者也。自其動而觀之。聲色時感也。倫物時交也。而喜怒哀樂之節不乖。惟子有情。子自節之。于時將迎有所不用。而周身之法。

職者動盪已無餘也。進而詳焉，茂時優游，晏于笑語之外，是則根心而生色者也。二以最說得中和寔際出。

吾哀章

按此為不能行周公之道而發甚矣。吾哀是說氣不復夢周公則見得志之反，蓋志隨氣而衰也。困勉錄夫子於嘆，蓋有

故及門接續其志之意。夫苟有能接續其志者，則夫子雖衰亦不

衰矣。

志道章

按一章見學有交養互發之益，而不知其功無凌即踰等之嫌，而不失其序在學之初固必以此為進德脩業之要，及學之成亦不外此為安身利用之資。

志道節

按學莫先于立志，必於道則習之於子弟友之倫，循之於親聽言動之節，靡麗紛尋不得而遷，其慮異端曲學不得而亂其趨，博學而不窮，篤行而不倦，侃焉日有攷而已。

據德節

按學之久。則有德可言。即是獲之。以有主之表。屬弗失之。

守。所知者實。而益進於高明。所能者固。而益臻于廣大。至是而危者使安。暫者使久。學之所以有定力也。

依仁節

樹由據而純之。則為仁。仁者道之至精。而德之最全也。即

是依之。以無私之體。順天理之常。至是而惺惺者。心存者。性也。

游藝節

按三才萬象之理。通于性命。而散見於形器之粗。禮樂射

御之文。聚於事物。而根極于易簡之原。是天地之無盡藏也。是先

王之陳迹也。是學者取之為玩物之資。而成德引之為養心之助

者也。可以冒天下之道。可以通神明之德。可以怡情適性。而仁亦

自是幾于化矣。此游藝之功。習之于始。而獲收之于終也。

自行章

汪大全註。中人之有生。同具此理。二句是所以當誨之故。

不知來學二句。是所以必行束脩不誣之故。若但以上二句說所

以必誨之故。不從下二句看出。所以必行束脩乃誨之故。則說來便只是誨人不倦。通套話頭矣。

不憤節。按此言教不可輕。正欲學者勉為受教之地也。憤非是能疑者。反三隅。是能悟者。不啓不發。正欲使之憤。非以受吾啓發。非以啓發之無益。而反生其惑也。故了凡云。是婆心。不是鐵面。一隅是道之一端。三隅却不是道之全体。蓋使悟其全体。則又何復言之有。反三隅。只借言其推類之多耳。

子食章。按此見聖人同體之悲。不知不覺。註而不能字。最自然。子食節。按不飽。是以食旨不甘之心為心。不歌。是以聞樂不樂之心為心。

顏淵章。周季侯聖賢經世之學。與心性之學。不作而擬。故此以此出處。則舒卷無心。絕不着些毫意見。以出任事。則鋒穎消除。絕不

露一毫意氣。子路三軍色相熾然。故夫子把經如把劍。自然化他亦正要他体認到裡而去也。臨事二句。此是千古聖人兢業的心腸。

用之節。樹用則行二句。重在兩則字。未嘗有心。亦未嘗無主。用之則行。與忘義徇祿者異。與聖之任者。亦有異。以任者猶多一必行之心也。舍之則藏。與潔身忘世者異。與聖之清者。亦有異。以清者猶多一必藏之心也。孔顏先存此本領。故用可行而舍可藏。孔顏順應無方。故用則行而舍則藏。二意兼用。方足。

行軍節

樹成是尖。斷意是成就之成。不是成敗之成。但此處對子

路說。反不重在此。若曰。事不徒貴其能成。責能供好謀而成者也。當一串說。晚村謂臨事而惧。則無喜功輕事之心。好謀而成。則無粗疎潰裂之患。兩句平說。似亦可從。要不如一串之尤精也。

富而章。樹富即可求。亦不應求。君子止知有所好耳。此特為下等
人言之。故論及于得失。然即以得失論。而富自是不可求。則為之
勞。何如從之逸。為之難。何如從之易。如字是決詞。不是西商之詞。

所慎章。表了凡齋者。禍福之機。較者存亡之機。疾者死生之機。聖
人不待謹。其已發而謹。其初分其慎齋也。非俸福。是不慢神。其慎
戰也。非怯敵。是不輕敵。其慎疾也。非貪生。是不輕生。

閒韶章。此章見以盡善之樂。而感于至誠之心。故其學之專。而嘆
之深。如此。貴以在齊二字。則此日之韶。其罷無不備。其人無不習。
與他處聞韶不即三月是學之久。一頓不知同味。言無他嗜好可
易也。末句言格神。祇來鬼物。亦人意中事耳。至于斯而清明廣大
之象。已致其極。所合覆載之義。已極化神。是學之三月後。契合頓
悟光景。

為衛章 按通章以仁字為骨。遜國者仁。則爭國者之不仁。不言而喻。故曰夫子不為。

為衛節 按輒之立。靈公原無是命。以王父命辭父命。此助輒為亂者。托以拒賸者也。丹有固惑于嫡孫當立之說。即穎悟如子貢。亦意見操奪而不能早却。其不仁也。

入曰節 按兩次問答。俱指遜國言。然乎一問。最入細。蓋使遜國者尚不凡事。後之恚。則爭國者尚未至。忍心害理。至極。至答以求仁得仁。則夷齊心爭光明。而輒之罪較然矣。儲文云。空山之中。藹然孝悌。九原可作。至今如見其心生我之愛。比於仇讐。一息尚存。此中何以自處。意最精。

飯蔬章 按此節。先將菜字全身看徹。則字字俱有根柢。蓋聖心自有祭處。便見得世途之窮。通得喪。俱不能擾其定分之常。且見得

日用間時行物生。隨在有從心之致。剛又為往而不樂。到得能樂時。則疏水曲肱。亦可以浮雲視也。富貴而非不義。亦未嘗不樂在。其中也。

加我節。按加我數年。不是年紀須以工夫言。易無不易變易說。過無身過心過說。學之不已。則知夫易以明至正之矩。即其不易者。而固執為終始。要于無效。法得其典常。斯進退存亡。而不違其正。且知夫易各有一至中之則。悟其變易者。以時措為觀察。以會通擬議以成化。斯行止動靜而不失其中。故曰可以無大過。

雅言章。按首句一預言。子有所雅言者。下八字一氣說。總見得詩書禮三者正而常。亦精而實。真有如日用飲食之不可離者。夫子或據筭而陳。或因問而答。或並舉其全。或特舉其一。凡所為指陳口授之必詳者。皆是物也。末一句是記者會意。夫子平日所言。而

親切指點之詞。

葉公章 體註此聖人學而不厭之心。無不可與人知者。不言反啓人疑言之足勉人學。故急：自表其所為。

葉公節：按葉公之問有慕心有疑意。子路以葉公不足以知聖人。而聖人又有未易明言者。故不對。

女奚節 困勉錄憤樂。只就逐事上見其所以能情樂如是者。則以

其本体之至誠無息也。按講情樂。須見得聖人所同然意。即忘

食忘憂。亦屬情樂中自有之淡忘。不知老之將至。言時憤時樂。急

忙不已。并年歲亦俱忘却也。總要領會看。云尔神理說方合語氣。

我非章 吕晚村以章我字最重。須先標此字。懸起一現。成孔子在

前。而後分別出我之為我。不是那樣。是這樣做成底。按生知學

知之所知。總指吾心之義理而言。下句須將古字提起。好在古則

求亦在古者字。言我之所以不終至于不知者以此也。好古敏求。即生知者亦不廢。况非生知者乎。

不語章 按語怪則啓人惑。語力則啓人爭。語亂則啓人悖。理逆倫。語神則啓人馳心玄渺。不語有儆戒防閑意。

三人章 張考陵此夫子示人能自得師之學。全重擇字上。舉三人以緊交接。舉行以概日用。舉善不善以緊善惡變態之極。致知此則無往不可以得師。按其善者即就三人中彼兩人分別必有彼善於此者。故善不善俱要涵養。

天生章 體註此于自信中寓做強暴意。天字重看。予德一天德則德在即天在。

無隱章 翼註當時諸弟子以夫子之道高深不可及。似乎把高深者隱匿在心中。但把卑淺者教人。故疑其有隱。不知道無高卑無

淺深。作止語。然非卑也。非淺也。分明把妙道精義。處示人。如以物与人。一般。与字。正对隐字者。按行字。只作往字看。無行猶言無往也。已得作止語。然

四教章。按此章見聖人以其成己者成人。故其教大而不遺。亦詳而有要。教以文者。伏之蓄其德。而厚其用。教以行者。使之踐其形。而泯其性。忠為誠之源。信乃誠之立。教以忠。欲其懇惻。自遂。以用其極。而後止也。教以信者。欲其真確不移。各如其分。而始安也。四者。体用具備。内外合一之道也。

聖人章。按此章只重在有恒上。兩斯可笑。正逆難字。有恒句。發脉。聖人是大而化者。君子是大而未化者。要皆從實心做來。

聖人節。張彥陵兩不得見。要就人自喪失言。方是聖人勉人意。兩斯可笑。俱是望其由地。教于聖人。非与其終於此也。

亡而節。王水泰有恒者。自忘其與聖合。居心常屈于君子善人之
後。不知已足。樂聖人無恒者。自昧其與聖離。造事常凌駕于善人
君子之先。不知且難。予為有恒。按王說極明。蓋無而為有三句
只是要冒為聖人君子善人之意也。本無是善為無。未嘗有是善
為虛。未能該衆善為約。

子鈞章翼註不綱。是不忍盡取。不射宿。是不忍掩取。困勉錄此可見
聖人無意無必之心。亦可見參前天地贊化育氣象。

蓋有章。按首二句是夫子自言。下三句是示人求知之方。不若夫
子自己。故說來最難合拍。作字却就作事言。不知而作。分明是厭
聞見之為障。而自作聰明的人。此章語氣。蓋謂不知而作。世多有
之。我幸無是也。然我無不知而作者。人却不能無不知。要豈無所
以求知之道乎。多聞擇其善而從。多見而識。雖有所知。惟恐有不

知則於天下之理固未能貫徹而無遺。然有不知。知求其無不知。則於處事之別有所斟酌而不謬。此即未能從心上起知。一實知其理如生知的人。抑亦可云知之次矣。否則教為其上。將并不知如其次也。又聖人口中無自認無不知之理。故應補出生知一層云我即非生知。然不知而作則無是也。

互鄉章 按聖人只據見在與他。無非成就後學意也。若止說待物之寬。恐是違見。

互鄉兩 按人字。說潔已就在進上。看出又追既往而速將來。則是夙習不可與浼。德不可與將。終身不見與于人也。將吾之終身亦不能與一人也。是事之已善者也。聖人忘其前浼。只嘉與其目前與人之道。如是耳。已善何為哉。

仁遠章 按此章為已放其心。而以仁為遠者。發通節重我字。我者。

仁而疑聚之哉。我有人心有道心。欲仁即道。心之動處。故欲在即仁在。其實仁不遠於敬之時。并不遠於未欲之時。不遠於至之時。并不遠於未至之時。仁者人也。剝落中生意自在。他極不仁之人。豈非能遠仁之人。

司敗章 困勉錄。聖人於君父之失。可諱則諱之。不可諱則受其過。可也。斷不以失歸君父。而自處于無過如此。則既不失天下是非之正。而不傷我臣子之心。此章大意如此。

司敗節 按司敗意中。早有娶吳一爭。故有此問。夫子知孔之答。亦只據大槩而答。是因國語。而諱失意。不相干。党只是醫人之非。乃党護之。党非黨類之党。謂之二字。指昭公說。為是不應指國人之。稱謂說。

丘也節 按通字說。苟字必字。亦泛就平日言。人必知之。只是幸。

人之知而已不終昧。意非幸其可改之謂。蓋須知此過是改不
得底。

于與節。按講此節。深則遠于題。淺則形容聖心之精微不盡。恰好
最難。附明文云。無論吾夫子之道。是天下之至。至通萬善而無涯
而吾夫子之心。是亦天下之至。至精。過一善而不釋。按與人歌。是
同歌。反則仗之自歌。和則一。依其聲音節奏而和之。聽見聖人
之不知善之在彼。與在我也。

文莫章。按此節語氣一滾。說下文。是說得有條理。有次第。躬行君
子四字。國國說。是所行之則。非稱美之謂也。不日不得。而日未之
有德。是必教見之躬行而後已也。

若聖章。沈無回。始一學不厭。誨不倦。夫子以為學者事。是德為而
誨。上說分明。謂聖仁的人。無為而成。不言而化。而我猶為與誨。特

不厭不倦云尔。若謂此乃喫工夫也。公西華不能學意。謂此乃聖仁者。從不厭倦。上說有此貫徹。始終物我無間。豈不是純亦不已地位。末句是贊夫子不易學。不重弟子不能學。

子疾章。按此見聖人立命之學。子路之禱在臨時。夫子之禱在平日。以矣二字。聖心何等安排。

奢則章。宋羽皇若說固措有好處。安見与寧之旨。惟先將固字說得他榮。處乃愈見奢之可危。按與奢字。偏重在儉上。探其本也。不豫寧固。重在不豫上。防其害也。防害必去其甚。固則無文采。不孫則無名分。天下之不可無名分。尤甚于不可無文采。

君子章。按此章是摹寫君子小人心境。坦字即中庸居易字。蓋循理之心。其必戒惧。戒惧則心境自然平易。天下平易處最寬。廣須從坦中做出。蕩。胡氏所云不愧不作者。是也。役于物。必無。

忌憚無忌憚則行險僥倖患得患失所以長戚

子溫章

翼註既曰溫而厲又曰威而不猛非顛倒重複也溫而厲

者時溫而厲在溫中溫為主也威而不猛者時威而不猛在威中
威為主也恭而安亦是安在恭中非安外有恭按本節三句
句要歸重在上二字不重各下截也

泰伯章

困勉錄觀集註序太王所以有剪商之志者一以商道寢

衰二以周日強大三以季歷生子昌有聖德然昌生一既要得者

好此時太王尚未有傳昌之志微使泰伯克從則昌為之佞如周

公之於成王此太王之志也惟其不從然後有傳昌之及昌之意

至於敬傳歷及昌則蕭商之志已決而不可違矣泰伯所以知之

而知其去之意只是讓商而不是讓周故曰即夷齊扣馬之心也

集註正意如此至於与仲雍供逃被髮文身示不可用以安王季

李

之心以成太王之志故謂之讓周此只是帶說非正意蓋泰伯既
自以翦商為不可而又委曲以成其父與弟者所以翦商亦聖人
之不得已各行所志而也。又民無得而稱是說其先爭而去至
不見讓之迹不是人但知其讓國而不知其讓天下也明文云伯
即見其迫而後世猶見其緩則讓為空名伯方苦辭之不獲而後
世猶以為時之未至則讓迂語此講末句最妙

恭而章 按此欲人以禮成德意四德之中節慶即是禮無禮俱就
太過邊說恭以接人言慎以處事言勇以氣決言直以發言。勞
蕙亂絞只就無禮處說不是無禮了方如此

篤親章

樹篤於親如祿位與共好惡與同皆是不遺故曰如有功

不錄小罪必有皆是

曾子章

按曾子以守身事親之孝訓戒門人要省得深細父母生

我時便要我盡這箇道理。曾子平日兢兢只存此念。頭臨死總了。不但為手足之無傷也。故啓子二句要細看。人若有曾子之心。如龍逢比干之身。首加裂與啓子啓足只一般。不然老死牖下亦与刀鋸戮身無異。此本薛畏齋。

敬子章 按此是曾子省身之學。欲臨民者知所重意。所貴乎道。知一戒慎精神。但周身脉絡分領之。必出者則有三耳。遠暴慢等不。是道是貴字意工夫。暴慢遠方是道。

敬子節 輔氏人性本善。其惡者復于氣動於欲而陷溺也。至將死氣息欲消。故反本而言善。此凡人也。曾子平日所言。何嘗不善。此特自謙云尔。

君子節 吕晚村斯矣二字。正見道之所以可貴。而所以一動正出。而自然便遠便近者。皆操存省察無造次顛沛之違。而致也。曾子

舉現成樣子。即勉敬于以操存省察。按暴訓粗厲是粗猛不細。臟不作嚴厲說。慢是恭敬之反。迷信謂外如其內。是以實的意思。鄙只粗俗。未至于惡。倍理則惡矣。舉一遵豆。則凡瑣務俱該。須知此是教其重本。以該末。非欲其舉本而遺末也。

以能章。按能與多只是一件。而有淺深之分。與有與實一例。皆屬知犯而不校。則厲行。又謂看他以能問于不能者。是其心視有若無也。其以多問于寡者。是其心視實若虛也。二句是承上點破他心事。犯者是我先立于無過之地。而人以非禮加之。謂不校如一人之身手。足瓜牙之相犯。斯自無有極矣。

可以章。按大節。只作大變省。君子二句。是反覆以致贊美之詞。非

抑揚口氣。

弘毅章。按此是責士以体仁意。仁是渾然之体。無可着手。弘毅所

以体此仁者也不是私毅即仁

私毅節 按士字要重提。分明是箇當仁的人了。私是容得許多道理。不但是度量寬容。毅亦在心体上說。是心体上好得定。聖人与天同体。自無不包。不消說私与天同運。自然不息。不消說毅在學者則不可以不私毅。人心本來剛大。只為私欲隘之。故必勝私克己。復此心之本体。不可不三字內含有工夫。

仁以節 按仁字要說得大方。見得重意。大而三綱五常。小而百行萬善。皆統於是。以己任之。並無旁人。可以借力。這豈不重。非弘矣。以任之。仁而生。俱有。不容有須臾之間斷。這豈不遠。非毅矣。以任之。久而不息。此節只申上不可不私毅之故。

興於章 按此從興立成。指其得力之由。以見詩禮樂之益人者深也。興是好善惡惡之良導。于情志而不可已。立是守身蒞事之嚴。

俱有節制而不可挽成是仁義造于精熟道理幾于和順至此則形性之相以者合同而化物歆之相感者亦溢滌無餘矣

興於節三按詩以通性情反覆咏歌則性情之正自生禮以謹節文習之久則莊敬生內而德性之守有以堅定而移外而應酬之宜有以貞固而不亂樂生于和學之既久和以律呂而盡惟欣鼓舞之神齊以綴此而極流動充滿之感故不自知其學之至於成三句各要還他實義

民可章翼註非謂民皆無知但非上之所能使亦不可說強使民知則反斲其性等意蓋不可使只是不能使不是不當使人須知惟其不能知愈不可不急使之由此意不可不補附明文天下之可以由而亦可以知者道也君子之使人由而亦使人知者心也願知行合一在賢知斯無可無不可而材質有限在民民財

有能。有不能。又結處云。理之當然。手具於性。而民皆可率性也。故取足於由。天下將無不可化之民。性之本然。原於天。而民鮮能達天也。故取必於知。天下始有不可循之教。

好勇章。按上二句。致亂在人。下二句。亂在人而致之。則在我。好勇疾貧。玩註。重在疾貧。上不仁之人。已有根。作亂之根。已甚。則使之無所容。而亂乃必矣。君子以惡之過。而激之使安。亦豈得盡委其咎于不仁乎。

有。有章。按。此是特為負才者戒也。驕是傲視天下。吝是要獨專其美。二者正為足觀之念。盤據于中耳。故以不足觀點破他。

三年章。張彥陵此示人以純心之學。三年亦大約言其積久。是活話。至字不必另解。只是言念頭未嘗到教上也。涵發得一箇清淨的心。體堅凝的志向。恬靜的精神。按三年不志。則其所見者大。

而所養者純非以氣勝亦不以意持故曰不易得此章着眼在三
年凝神在不易得

篤信章 李穀侯此章重好學善道上無信無守則德之泛之隨俗
浮沈者不足道矣即有信有守而或昧於時宜當行不行當藏不
藏如子路之結纓豈能及顏子之陋巷哉故惟好學乃能善道然
後危亂不入不居而隱見各當其可

篤信節 篤誦篤信守死懸念說篤信只是心有定見未必所信合
理至好學則有所講明而所信合理矣守死只說心有定守未必
所守合理至善道則有斟酌而所守合理矣善道是善其所守之
道善甲着加不是盡善之道

危邦節 朱子有道不必十分太平而後出無道亦不必十分大亂
然後隱有道如天將曉雖未明甚然自此只向明去不可不出為

之用無道。如天將暗夜，雖未甚暗，然自此只向暗去。知其淺來，必不可支持，須見幾而作可也。蒙引不入不居則隱，非但有守，亦是有學而見得透也。有道則見非，但有學亦是有守而果於行也。以此見得世治而無可行之道，不可專為無學。世亂而無能守之，節不可為無守。蓋此二句，只說他去就之義不潔，出處之分不。明而原其由，則是無學無守也。

本在章。據此只是不相侵越職分之意。謀不但泛論是思所以處之也。故不可若窮居思天下之事，草野言當世之務，亦可云出位。予。晚村說到謀得總好，亦不是謀而無害，亦不是方是聖門喻義之學。

師摯章。按此章之意，不是贊閔睢。因師摯造齊之而發言閔睢，只是舉終以該始。自始至終皆美盛也。始字重者，追憶其盛，所以傷。

今有無限感慨

狂而章。按氣質之偏無妨。慾要心。體不受病。狂何空。是質之偏。直。愿信。是偏中好處。不直不愿不信。是氣質之變。直對曲言。狂對者志大。故不屑為邪曲。不直則以妄濟狂矣。愿者對巧言。侗者無知識。故不作聰明。不愿則藏。託于愚矣。信對詐言。慳。無才能。故不欺。誑人。不信則隱。詐于拙矣。

學如章

按此二句。一氣貫說。無功與心之別。學之途屢遷。入愈深。

則境愈開。學之情常危。心偶盈。則理隨歎。急。趕上前去。其用意。頗切。用功頗迫。然惟其迫切之至。則恐懼之念。即偕進取之念。以俱生。而奮厲之氣。即因恐懼之念。而益鼓。

魏章

冀註全節作。一氣勿斷。此天下以勢位言。不指民言。魏。

不與。在二聖心。體上說。不被勢位壓倒。故曰魏。尤西川不但。

志天下是与。曰解使去已。亦是與。憂勤要保守他。固是與。即憂勤
恐負天下。亦是與。蓋皆有一箇天下在胸中。便為天下所動了。弊
高之心。真可謂空洞無一物矣。

大哉章。困勉錄此章是。以為名之功用。言不是以為君之道。言蕩
蕩與成功文章俱在用。上說無能名。是無能名其在胃。不是無能
名其所以不冒。成功文章是從不冒中抽出一二言之。與上文有
大小之別。非有体用之。以此說是矣。但謂抽出一二言之。則合成
功文章。更何功用之可言乎。須知此章贊堯之大。固在功用。上說
但以成功文章為未足以盡其功用。則不可。汪大全云。自其布于
天下而觀乎。煥乎有迹。可見者。民可得而名之。曰其蓮之。曰堯而
與天為一。可涯漢者。民不可得而名也。此說得之。

大哉節。按大哉二字。是下觀、蕩、巍乎煥乎之總攝。為字。不是

着力字。或云舜無為。充有為。供不必。則天。兼。體。用。言。云。天。之。體。其。神。運。無。方。者。大。固。如。是。其。不。測。也。唯。堯。也。堯。明。之。峻。德。能。冥。契。乎。無。方。之。神。天。之。用。其。化。行。而。無。外。者。大。固。如。是。其。不。窮。也。唯。堯。也。廣。運。之。帝。德。仰。符。乎。無。外。之。化。惟。其。無。方。無。外。故。并。其。發。見。者。人。都。看。不。盡。所。以。為。翼。註。無。能。名。非。民。不。能。名。乃。堯。之。難。名。也。此。說。得。是。蓋。此。是。言。其。大。而。不。可。名。不。是。言。其。深。而。不。可。名。也。

魏魏節

沈無四見与名不同可見而不可名朱註自妙

按成功

是治功有成。天下各遂生復性之意。文章如授時定曆畫州分野。禮樂利政皆是成功。而曰魏乎。言無為而成者。其功莫尚。文章而曰煥乎。言不見而章者。其文章莫大。斯即其神之運化之行。真有贊嘆之不盡者也。充之大。誰其及之。

舜有章

按此章大意最難融貫須細味得之云武有十亂以治亂

舜與舜之有五臣而天下治者同。則治豈不賴有才哉。然天之生才不偶。而才之遊世亦不數。孔子思才難一語而嘆其然。蓋為周言之也。自古惟唐虞際會較盛于斯。則周才之盛遠較長商。然十亂必充以婦人。而教始滿。則夫才之生者有幾。其生而不用於時者亦烏可勝數。甚矣才之難也。然得才難而用之才尤難。蓋用才者是才之所視。以轉移而世運升降之。而由邦也。如我文王其所有之臣豈不足以勘亂。然三分有二。而服事惟殷。使然猶無所顯其力。鷹揚無所奮其功。是憚南河之意也。周之德可謂至矣。而成第以才之可以唐虞美之。抑亦未足以窺其心之純矣。如七朕格方不失全章之旨。

舜有節

按五臣與舜同節堯者舜何以能有分明為下際字及至德字伏案矣。曰亂臣分明是貳亂之臣。不以服事為笑。故雖平。

列此二節而記者。眼目已經括出。

孔子節。按此節語意。是即難以見其盛。唐虞二句。重周才。上持以唐虞形之。須看一際字。若使唐不際虞。不際唐。則才之盛。併不能如周。夫唐虞一盛。寡。千載。至周再盛。固見才難。除却歸人。止有九人。尤見才難。

三分節。按此節見周之才可以唐虞。而周之德。亦不次于揖遜也。有二。以次之。婦附言。以字作率字者。服有帖服之意。見其出于心之自然。毫無勉強。十有三年以前。武王亦同此服事者。故不曰天之德。而曰周之德也。然其意却不重。

無間章。按凡以天下為已有者。必于天下有所私。則有間。不以己為天下役者。必於天下有所忘。則有間。高也。菲已之食。而不菲鬼神之食。惡燕居之衣。而不惡朝祭之衣。忘己之居。而汲。治。

水以定民之居。推其心。法精一。而尤觀其中。觀其行事。勤儉而可
為典。則雖欲問之。誰得而問之。又高即有問。而無傷於聖人之
全體。而并外無之。其精義入神可知。

罕言章

按此見聖教之所護利指財貨亦兼計功謀利之利言罕言利者防學者之趨于此也命兼理氣言仁兼理事言罕言命與仁者恐學者之未及于此也既不欲人淪于污下又不欲人驚于高遠皆聖人防弊之深心

達巷章

按夫子渾然無名無名正是大處。党人反以無名為夫子惜其說甚陋。夫子辟博學不居只認着無所成名。所謂聞人譽已承之以謙也。註最精確。

達巷章

仇澹柱大哉句緊要按博學二字而無此成名作一轉然

其深惜處正其極賢處故聖人聞言不敢當承之以謙耳。陸稼

書看來党人之惜不是不足于夫子而惜之只是惜人之不能名

夫子耳故註總謂之曰譽

子聞節 獨自黨人言之不獨以名求之固非即以博學美之亦陋
自夫子聞之不獨博學不敢居即區區成名亦不敢必擇于射御
之間而安于執御之賤夫子之言既以避博學之稱又引其所言
無所成名者以自責其德盛禮恭之心為何如哉

麻冕章 摠女章以可從引起不可從只在礼上推勘盖易麻冕而
為純此甚拂乎禮之文而又不知于禮之實者故聖人從之從衆
亦從先也至易下為上雖稍變乎礼之迹而實大悖乎礼之經者
故聖人寧從乎下也下乃所以從周也

麻冕節 摠共處儉字只是省工夫取簡便之意與奢儉之儉不同

金正希文尚候看

拜下節 按拜下燕燕禮覲禮說燕則卿大夫先降西階之下再拜稽首覲則侯氏聞車服之命先降西階之間北面再拜稽首乃皆升拜成禮。今大全所載輔氏說殊為率畧。燕禮于酬賓之下脫一賓字。覲禮直云侯氏拜賜亦如之。按曲禮天子當東而立諸侯北面而見天子日覲故受賜降拜亦一于北而非同朝禮之諸公東面諸侯西面也。此處混着不得。

子絕章 按意必固我不在敬境上者要在理境上者四者俱無正於作事上相見聖心之虛毋意者是不任己意只看道理何如也。必是先事期必固是事後執滯我是意之根意是我之發聖人心純乎理而無一念之間事順乎理而無一毫之雜故能然。

子畏章 陸稼書道有興廢而無喪有喪不喪者文也。然文亦是天所甚惜。體註此夫子以斯文之興喪決此身之存亡正其

以天自信處

子畏節

按文在茲。謂我能憲章之也。夫子自任。兼窮達言。饒氏云。

天生聖人。以任斯道。達則為天。他立心。為生民立命。窮則繼往聖。開未學。天意如此。人安能違天而害之。

太宰章

按此見聖學不貴多意。太宰謂多能是聖。子貢謂聖又多

能。夫子謂多能非君子所尚。末節提出藝字。而不貴多之意。益見太宰節。按何其二字。其意重者。與二字。其詞疑于貢因其疑而決

之曰。夫子之聖。無可疑也。固天縱之將聖也。又因其重視多能而反之曰。固天縱之將聖。又多能也。而節神理如是。翼註縱字要認。不但使之知。知安行。而且使之知。知至行盡也。若但云生知安行。凡聖人皆然矣。

知我節

按首句言。賜不知我。太宰其知我乎。非謂太宰知我多能。

之故也多在釣弋獵較上看云以少賤而多能則多能之非由于
聖可知云君子不尚多則聖之非由于多能可知既以避聖之名
且以示聖學之要然其克勤小物一以貫之妙亦可于言外得
之矣

吾有章 撰夫子平日教人精微曲折無不詳盡故當時謂其知識

必有大過人者夫子謙言我無知識只是有問必答有答必盡而
已上句照下句立說不分一學一誨周用齋鄙夫難坐而其
未本知識則皆有之聖人因其所問為之酌量可否彼之胸中必
有隱隱發動者而始終未盡言以示其便是叩其兩端而竭也
其語兩端是舉兩頭以該中間言自至淺近以至深遠也不

是兩件

鳳鳥章

按孔子非思鳳鳥河圖也。思伏羲舜文之君而不得見。又

不可以明言。故借此以寓意耳。若得伏羲舜文之君。即鳳不至。豈不出也。說已正見其不已處。

子見節

許敬菴其作与起無非天則惻恭敬之心。人皆有之。唯

聖人能全之耳。

按見之是我坐而被過于前。過之是我坐而我

過其全前者。兩必字。其必然處。正見自然處。

仰之章

按首節朱子中庸不可能句。是摠三項說。顏子已見得

大改慶故極口稱贊道之高妙。非說用工錯了路徑也。次乃稱教

之有序。循善誘。是說聖人教人大概。下二句。纔是顏子自家體

貼如此。末方自述其學之所至。以用力之盡。到得見道之明。而道

終不能与為一也。

仰之節

按仰鑽瞻忽時。雖未見得親切。然与他人之茫然自不同。

故註着深知二字。而弥字。非謂道因仰而益高。因鑽而益堅也。只

極擬其至。高至。堅耳。註無窮盡。貼弥高。弥堅。無方体。貼在前在後。此一節見顏子初問不能循之意。

夫子節。按循循善誘者。若升高必自下。不使窮于仰也。先其易者。而後其節目。使不因於難也。進而跋之之。敢不如進而就之。一切不使勞心于想像也。不曰以文博我。以禮約我。可知我先有個談博該約底緣。故節候在而以文禮博之約之。正見循善誘之妙。若曰擴我之耳目。惟文是賴。束我之身心。惟禮是資。而夫子則以是笑。

欲罷節。按通節供要。跟上博約來。如有句不是。恍忽語。蓋至欲罷不能。而吾才既竭。則道之散見于文。而統會于禮者。已無淺高深莫必之形。而有視聽著明之象。大山文云。無一物之不格。以盡其心。而萬物之大原。以著無一事之不体。以盡其性。而萬事之大本。

以凝此最着寔。欲從末由。只是神不可致。思化不可助。長意又云。幾非在我。非甘自岐于窮神達化之端。而過此難知。終無與於義。稽仁熟之境。欲從末由。即善誘之夫子。其謂我何哉。曰亦終身於傳約焉已矣。

子疾章 体註此夫子行素之道。次節言臣不當有。末節言臣不必有。既責之。復曉之。

子疾節 体註以矣哉。猶云甚矣哉。輕看行詐。只指為臣一事。言天者。理而已矣。理不當有。而有便是欺行天。

且子節 按此與不肯厚葬顏子同一念頭。蓋君道師道不同。何必復借君道以為重。臣之手二三子之手。極有味。翼註末節上二句。見有臣不足為祭。下二句。見無臣不足為辱。

美玉章 翼註子貢設兩端以問。意重在法。善備亦說得好。但病在

一求字則于活似急了。於玉似輕了。天子以待字換他求字。仰寄從容何等自重。

于敬章 按此因道不行於中國。故托居九夷以傷之。須玩一敬字。于敬章 按註化字要省得活。須與大行其道有別方是。不然便碍了中國。

反魯章

續困勉錄。樂正則詩正。詩正則樂正。此只可作賓意。正意

自西平記

按此須以大註道終不行。句討出消息。見得正樂刪

詩正是道不行。浚一大因緣。關係天下萬世。是亦不負吾道于窮

居之事也。豈不行可而後為得志哉。汪大全程泰之謂自邛至

幽。無一詩入樂。蓋南雅頌為樂詩。而諸國為徒詩。蓋詩有入樂者。

有不入樂者。南雅頌皆詩之入樂者也。然二南為鄉樂。為房中之

樂。不若宗廟朝廷所用為大。故此獨舉雅頌言之。至雅頌之別則

鄭氏六經真論章氏考索皆謂此作詩之體也正如後人作詩有律有古有歌行是也其說最精而考索所載尤明其略曰風雅頌者直古人作詩之體何以嘗有天子諸侯之辨耶謂之風者出於風俗之語大概小夫賤隸婦人女子之言淺近易見者也謂之雅者則非淺近易見其詩已與於醇雅故也然雅有大小小雅之雅固已與正非淺風之體然其間語有重複雅則雅矣猶其小者耳曰小雅者猶言其詩與正未至於渾厚大醇也至於大雅則渾厚大醇矣風與大小雅皆道人君政事之得失有美有刺曰頌則無有諷刺惟以鋪張勳德耳夫子曰吾事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當聖人未及魯之時雖古詩之多風雅頌皆混淆無別達聖人而後各得其所也今天田里婦皆能言鄉土之歌此即古風之遺體也唐人作平淮夷雅漢臣作聖主得賢臣頌之類此即古

之雅頌遺體也而何用他說乎

出則章 樹此見孔門之學平寬中最精微即如飲酒他人必待沉酣顛倒方謂之因聖人在心上看稍過其則便自知之何有於我若曰他人視之依然動容中禮何有一毫錯差也正聖人極精細不可及處 樹此正在日用細微處自家檢點此與庸德之行不敢不勉之意同

川上節 按此章當與中庸上下察及孟子忽忘勿助恭者如斯字即水也聖人分明謂道体不息若斯水也樹欲者察其著見之迹反觀而默識之也 引晚村夫子之旨在不舍不在逝者 勉齋謂此兼体用言蓋小德川流者如斯不舍大德敦化者亦如斯不舍一故神者如斯不舍兩敦化者亦如斯不舍

好德章 樹此人已言天下不少浮慕乎德之人但誠心者少好色

不必十分粘帶。只在最真切處念頭。

譬如章。因勉錄此章。只重進止字。及兩吾字。論止。則不特始基之時不可止。即垂成之時亦不可止。論進。則不特垂成之時當進。即始基之時亦當進。大意只是當進不當止。而進止之機。總決于吾。樹其止也。誰為阻撓。即有之。而其受人之阻撓者。非吾也。其進也。誰為誘初。即有之。而其受人之誘初者。非吾也。

語之章。因勉錄所謂不惰者。當其附教之初。即有莫過之勢。及其加行之時。始終一莫過之象。二意須兼說。至大全朱子謂不惰。惟於力行上見。蓋心解不可見。而惟力行可見。非謂不惰。只說力行也。心解當在力行之前。

顏淵章。因勉錄止是怠弛之意。不足成就之意。存疑語之而不。正見其進。未見其止處。

苗而章。樹此是學必期于成意。要歸重到實上。兩不字。節助入。加未到不。兼天時言。兩有字。謂其出于常理之外。嘆其不肯有此。以令人思其所以有之故。

後生章。按此。總是激勵後生語。只作一人省。四十二句。就後生當下說。不要說得遠。要說得伏。無閒是無善可聞。不如今謂將來不可量意。註我字。帶言。可畏處。可畏處。即不足畏處。豈但不是。兩人亦并不是兩候。

法語章。按此。為聽言者發。法筌。概指君友言。理無可逃。故天逃情。無可拂。故必說。然說而弗釋。猶弗說也。且甚于不說。從而不改。猶弗從也。且甚于不從。何也不說不從者。即蔽錮寔甚。然此念一轉。其奮發猶可望。至不釋不改。全是頑皮心性。如何着手。曰。吾末如之何。不重吾說之勝。只重彼不可救正上。

三軍章 按此以上句形下句須于可奪處就得甚難方顯得不可奪意出。可不可全在人已二字。志字不必而指綱常名節大率是者不奪于非。正者不奪于邪之意。不奪亦不限定死生之際。凡利害皆是。匹夫對三軍者猶言一人也。

衣敝章 按此是始終。子路以臧也。前二節因其可進而與之。末一節因其不求進而抑之。前後總是一意。

衣敝二 按與立不恥是極形子路胸次之高明。非實有是事也。恥從心上發出。見其真心不為富貴所動也。遇如等處切不可將末句例提。又收求總跟上恥字來。貧富相形且不以動其心。此外心最精明強固。此心進道無所為而不善。故曰何用不臧。用字不可重拓。

子路節 按臧之分量無窮。學者既有所至之善。則當由所至以求

進不當以有所至而遂止。故伎未既去時存一不伎求之念。即此是仍有一伎求于心也。故曰何足以藏終身字。誦字俱要活看。

歲寒章

按此不必在然後知三字上。作玩腕感慨語。大意只重在

歲寒後凋也。人不可不為松柏。邵康節云。磨礪須如百鍊剛是也。

于忠肅松柏後彫不徙是明一己之節。有賴此以獨留造化之

春點綴乾坤之色。

知者章

按此章三平說俱以成德言。序在言外。註明足以獨理解

知者二字。以心体言。不感以外感言。餘做如此。

可與章

李觀侯共學只是他質地好。或意向好。姑且與之共學。見

非道不同不相為謀之人。只淺說。至達道便學有定。見不惑于

他岐。此便是志于道。所謂知之者立。便學有定守。卓然有以自立。

此便是操于德。所謂好之者。到權時。便神明變化。從心所欲。不踰矩。此便是依于仁。所謂樂之者。一節題。畢竟以三平為正格。按朱程之意。俱以權為守經。權為達變。其意甚精。三可與。不是終不可與。謂徐以俟之可也。因勉錄。立與于莫之執中。有孫立內。亦自有權。蓋權自有淺深。子莫所無之權。之淺者也。未可與立之。權以之深者也。

唐棣章 翼註詩本足思人。夫子則主思理說。但理字亦宜微露。只

暗切理上講為妙。

唐棣章 按詩人原是因思而見遠。非不思而見遠也。原是因遠而愈思。非因遠而廢思也。不必說壞詩人。須知夫子只要人于當然。及所以然之理。錯綜參伍。探賾索隱。熟思深思。近思慎思。不要泥定詩人之詞耳。何嘗謂詩人不是耶。呂晚村思與情不同。情無

窮則執思無窮乃精。思中境界開闢無窮。夫子借詩言以反之。就
思人教思理離却思人固非。拓定思人亦非。

鄉黨

鄉黨章

呂晚村兩者分記是聖人之中禮兩者類記又是聖人之

不測須說得聖人中禮之難又能駕得聖人不須之妙乃得翼

註此章只重言不重貌註云言貌者言之貌也

孔子節

按物恂只是朴實的意思似不能言連上讀口氣猶云物

恂乎其似不能言也恂恂虛似不能言實故存疑云似不能言對

下使：言恂只作詞氣說而容貌在其中

其在節

徐自溟於鄉黨則敦退讓於朝廟則示建明其德然于鄉

黨正以唯謹之心而然養其能言之氣其發舒于朝廟又正展其

能言之似而自致其忠孝不容己之思上下相形只一意

朝與章

張彥陵侃侃是明行其直闇是說行其直總是一直字

蹀躞是步趨不違與是蹀躞處中達總是一敬字按朝字提

起。作。搃。胃。上。節。是。接。下。之。言。下。節。是。事。上。之。容。恭。而。安。

朝。與。節。搃。聖。人。豈。以。勢。分。之。崇。卑。而。異。待。蓋。下。文。夫。分。等。而。人。衆。
非。直。教。且。開。聚。訟。之。門。上。大。夫。權。一。而。望。隆。不。巽。語。始。臻。和。衷。之。
雅。因。人。而。施。無。非。忠。於。國。意。按。諸。侯。有。上。大。夫。有。下。大。夫。無。中。
大。夫。而。婦。即。上。大。夫。也。夫。子。位。在。下。大。夫。之。列。

君。在。節。翼。註。從。足。旁。跚。踏。是。心。惧。而。立。亦。不。寧。也。然。看。來。不。需。指。
足。還。包。一。身。儀。容。言。典。註。訓。中。遠。中。是。不。為。已。甚。之。恭。遠。是。安。
遠。而。無。拘。迫。之。態。二。句。文。平。意。串。

君。召。章。張。考。陵。首。節。是。被。命。之。初。次。節。是。主。賓。方。見。之。時。三。節。是。
君。迎。賓。以。入。之。時。末。節。是。禮。畢。之。後。各。節。俱。重。下。半。截。蓋。始。終。一。
于。敬。而。已。朱。子。賓。主。相。見。主。有。攝。賓。有。介。賓。傳。命。上。介。上。介。傳。

次介。次介傳末介。末介傳末擯。末擯傳次擯。次擯傳上擯。上擯達之主人。然後相見。

君召節。擯夫子時為次。擯末擯在其左。上擯在其右。左右手凡為擯皆然。不重。襜如。上。襜如。非但衣整而美。現全在手。動身不動。上蓋揖左人。傳君命出。若轉身向左。則內背。君揖右人。傳賓命入。若轉身向右。則外背。賓今但右。左手故衣不動。襜如。正身不動之。聽身不動。正不背君之意。

趨進節。擯揖所立而襜如是。手雖動而身容自肅。趨進時而翼如是。手雖動而手容自恭。張自臂不貼身而張開如翼。拱是手不下垂而高拱如翼。又退字送賓就館。非辭歸其國也。必反命以紓君敬。是聖人極精細處。

公門章。按此章以出入二字為關鍵。入有入門。過位升堂三節事。

出有降階。階後位三節。上是君漸近而敬有加。下是君漸遠而敬無已。自始至終。只是一箇敬。

公門節

按鞠躬二句連看。下句是形容上句。或問中門之說。饒

双峯曰。中間有闌。兩旁有楹。是大門兩旁之木。如今壁尺相似。闌是中門兩扉相合之處。又有一木。常設而不動。東西兩扉各有中。若出入則皆由左。出則以東扉為左。入則以西扉為左。士大夫出入。若門則皆由右。出則以西闌為右。入則以闌東為右。然雖由右。亦不敢正當楹闌之中。蓋避君出入處也。

過位節

存疑。屏是小墻。當門以蔽內外者。天子外屏。其屏在路門

外。諸侯內屏。其門在路門內。則於立之處。天子當在門外屏內。諸侯當在門內屏外。此謂門屏之間者。是屏之外門之內也。

攝齊節

四書家訓。臣北面而見君。原在堂下。而此云升堂者。何乃

君出相見。正。禮。已。畢。而。或。特。命。夫。子。升。堂。咨。詢。政。事。也。按。人。無。不。息。之。理。但。敬。至。而。氣。肅。氣。肅。而。息。微。故。曰。似。不。息。

出降節。按。出。是。自。堂。而。出。不。是。出。公。門。還。顏。色。怡。如。者。非。以。君。不。見。而。有。拜。心。了。深。幸。升。堂。之。餘。得。以。自。效。不。覺。其。和。悅。耳。怡。如。也。正。形。容。還。顏。色。處。趨。字。連。上。謂。沒。階。而。趨。也。沒。階。翼。如。是。行。容。之。敬。沒。位。跼。踏。是。立。容。之。敬。

執圭章。樹。此。章。以。聘。為。主。享。與。覲。皆。敬。中。事。聘。以。敬。為。主。容。與。愉。特。敬。中。之。少。舒。敬。以。成。其。禮。和。以。達。其。情。又。聘。則。執。圭。是。初。見。享。是。第。二。次。見。覲。是。第。三。次。見。

執圭節。按。執。圭。提。起。非。被。命。之。初。乃。在。鄰。國。行。禮。之。時。如。揖。如。授。須。玩。註。中。不。過。二。字。只。極。言。不。高。不。低。手。與。心。齊。耳。足。縮。如。有。循。是。接。武。而。不。布。武。也。附。曲。禮。執。天。子。之。器。則。上。銜。執。諸。侯。之。

器則平衡。大夫則綏之。士則提之。註平衡本此。

享禮節。

按行聘禮畢而後行享禮。聘是命主通信。少間仍曰退還。

命主享是獻其主璧琮璜。非命主也。主璧即琮璜之類。虞實即皮

幣與馬之類。以其皆陳於庭。故曰庭實。禮記燕君親來其臣不

敢私見。以君命聘則有私見。非特來故不用羔。蒙引私覲亦有

及其大臣者。然此專指獻其君者言。

君子章。

按孔子之服。吉凶有等。邪正有辨。寒暑有宜。內外有辨。公

私有別。表裏有稱。長短有度。厚薄有宜。其動必正。則皆聖心化裁

之妙用也。

君子節。

按紺深青揚赤色。扱浮也。浮赤色于深青之色。即今之鴉

青也。緌色。即今之水紅也。齊服用紺飾。喪服用緌飾。非是齊服純

用紺也。與緌一例者。

紅紫節 朱子青黃赤白黑五方之正色也。綠紅碧紫驪五方之間

色也。

當暑節

按當暑不重袷締。重在必表上。此當兼公私說。許氏以

此為常居之服。太泥。又夏葛有裏衣。冬裘有外衣。與裘稱古

制原如此。意當時有袷錯用楊者。惟夫子則內外相稱三句。馮氏

分屬朝聘。皆是皆公服。宜重各句上二字。孔氏表外有楊衣。楊

衣外有襲衣。襲衣外有正衣。楊衣。楊袒之意。楊裘者。楊裘外雖加

襲衣。猶開露楊衣。見裘之義。以為敬也。存疑。按諸裘說上外衣。

尚有三重。楊衣一重。襲衣一重。正服一重。襲與楊之異。只在第二

重上分別。第二重衣。直其領而露出楊衣。則謂之楊。曲其領而掩

蔽楊衣。則謂之襲。

襲裘節

按此言其制長短。皆以意裁。以之安身。亦以之利用。狐貉

即上裘裘出以輕裘為便若居則不厭厚也

去裘節^二 披佩玉以象德佩器以備用重在必佩上 輔氏礼服取

其方故裳用正幅而人之腰小故於腰之兩旁為褱積即今之摺

也存疑非惟裳若深衣之類陸幅斜裁為十二幅而倒合之取

三分之一在上三分之二在下使上狹下濶以貼腰 又不敢以

私服而混于朝服可見尊祖敬宗之心非止為省費

羔裘節^二 按上節重辨服不重哀死下節不重在月吉而朝重在朝

服二字朝是朝于君亦兼北面而拜于家言

齋必章 休註此重四必字齋字提起人心習而易玩故衣食起居

逆新變易庶可提醒此心 蒙引前二段就衣服上說見其致潔

敬後兩段就食息上說見其變常以盡敬

翼註而非尚儉取其純素所以表誠朴之意 按齋不以

衾致嚴也。長一身有半。因是而言寢之衣之制也。

變食節。按變食不飲酒茹葷。加牲盛饌。二義可兼用。遺生是處靜。

以澄其思慮也。

食不章。此章在不多食上。斷上是飲食之節。下是因飲食而類記。

之首節善其養生。次節戒其傷生。三節雖不傷生亦不苟食。四節

雖當食當飲者亦有酌量。五節衛生之嚴。六節養生之周。七節泛

說八九節就飲食而推其錫類。報本向晦通也。無非見聖人之謹

數不字。見其節欲嚴。教必字。見其自然合節。

食不節。按食精膾之細。膏梁者所深嗜。矯情者所必却。而子則不

厭。一以見聖人之無異情。一以見聖人無口腹之歎也。

食體節。按此節一步深一步。饘是飯初盛而溫。熱氣盛時。餲是飯

已久而味變也。餼自內出。敗自外入。同字。不。不限定。魚。肉。色。惡。臭。

惡困勉錄。泛吳氏廣言衆物之說。看來即指上魚肉說。為是。

割不節。翼註不得其醬。非無醬也。不得所宜用之醬耳。

向難節。按此節見養氣養性之妙。向難多。謂所設肉品之多也。無

量不自為量也。如我為主而客能多飲。我亦須多飲。陪他若限量。則不能勸客。如我為客而主人飲飲多。亦須與他飲。若限量。則無以盡主人之情。亂魚肉昏心志。外失威儀。惟無量矣。又不及亂。所以為難。

沽酒節。大全沽酒市脯不食。非徒疑其不潔也。酒脯非若穀食為

不可少之物。有則食之。無則不食可也。何為必徇口腹之欲。而沽之市之乎。蓋以禮義防嗜慾也。又薑味辛。得天地之義。又性溫。得天地之和。故不撤。又不多食。聚言不貪多也。把上面零星多收拾在此句內。非只承薑言。

祭於節。蒙引出三日者。是記者推夫子之意。

食不節。按食謂正合脯時。非謂終食都不食也。食是正意。寢只附。

言。又雖字即易。忍。者言之。必祭。明無不祭之日。必齋。明無不敬之祭。更在必齋上。

席正章。張考。陵。此須沽者。勿泥坐位一併。特舉此。以見其無往不。

正也。葉少。蓮。席。南。鄉。北。鄉。以西方為上。以西方為正者。也有夏。

者。側席而坐。有喪者。專席而坐。以事為正者也。

鄉人章。一。因。勉。錄。王道之行也。以禮教始。禮教之行也。以居鄉始。此。

二條。正聖人敦禮教事。所謂觀于鄉而知王道之易也。

飲酒節。按禮記飲酒義。此是州党長正之事。是公酒。須。燕。伯。炸。甥。

舅。歲時。相。擊。之。和。酒。言。方。完。茅。鹿。門。始。之。旅。而。進。也。固。曰。長。者。

位。上。少。者。位。下。所。習。蓋。讓。于。始。也。繼。之。旅。而。退。也。亦。曰。長。者。在。前。

少者在後。所以謹盡讓于終也。二以妙用補法。樹古者一歲三
儺。季春命國人儺以畢春氣。仲秋天子儺以達秋氣。季冬天子命
有司命鄉人大儺以達陽氣。此是季冬事。翼註事雖述
戲却以嚴肅臨之。方見古人敬古禮處。

問人章 樹上節是誠見于己之交乎。人重拜送上。下節是誠見于
人之交于己。重拜受及直言上。而謹疾意輕。

問人節 按拜而送。乃送拜所交之人。非拜使者。

原于節 朱于古者。賜之車。則乘以拜。賜之衣服。則服以拜。賜之食
飲食。則嘗而拜之。蓋今未達。故不敢拜而嘗耳。已而達焉。則可飲
而飲。不可飲而不飲。皆在其中矣。沈無回未達不敢嘗。蓋叩其味
以求達。非終不達也。

廡焚章 按廡是國廡。不當從吳氏家廡之說。問人不問馬。要在舍。

卒不及。即較時者何暇計及于貴人賤畜。

君賜章

禮註總足事君之禮。首節受君賜之禮。次節侍君食之禮。

三節答君顧之禮。末節奉君之禮。

君賜節

翼註此節以敬君賜榮君賜仁君賜立意。而餘皆領賜及

孝先享物供是餘意。按正席以致其對君之肅。先嘗以歆其休

享之誠。腥必熟薦。使君之速下者得以工。速于祖宗。故曰榮君賜

生則必蓄。使君之推恩者得以推及于禽獸。故曰仁君賜。

侍食節

按敵客則先自祭。降等客則後祭。臣侍君而賜食。則不祭。

若賜食而君以客禮待之。命之祭乃敢祭。此言君祭先飯。恐君之

客已而以宰夫自獻也。又殺牲盛饌曰舉。其處是舉之飯也。故

有祭。

君視節

按東首。謂首在東。非向東也。平時之東首。主受生氣。君視

之而東首者。作階之意也。但東首亦極輕。只重在朝服拖紳不敢以褻服見君意。

君命節 王字泰荀子謂諸侯召其臣不僕駕。顛倒衣裳而走禮也。此說看禮字最活。尋常大夫不可以徒行。及至起召則徒行乃更為禮。而至于顛倒衣裳不為過儀。文遂境而移。由心而變。豈有常乎。

朋友章 翼註上節義重而死。生不二下節義重而財物為輕。

朋友節 按瘞于野曰葬。殯于堂曰殯。此節獨記一曰字。必嘗有是事。人莫知處。而夫子有是言也。然至無所歸而曰於我殯。亦見不為快烈意。又大意只重車馬不拜。非祭內不拜陪說。雖字極言其重意。拜友即是薄友。

寢不章 因鄉錄首二句是敬以處。已見齊哀至有饌盛教句。是敬

以待人迅雷風烈句是敬以事天都要見容貌之變意然其變也乃所以不失其常又惟首一節似不見得變意然與常人不同亦即是變也

寢不節 馮氏寢而尸則過于拜君而容則過于拘二者俱非道心之道 按押是親押非押侮也 勑以地言謂非公所禮法之場與稠人廣衆之中也 變是驚哀意貌是加敬不敢忽意

山服節 禮註上句是哀人之死宛然下車而泣之意下句是重人之生儼然拜登而受之恩 附周禮秋司官民掌登萬民之穀自主齒以上皆登于版即今戶籍是也 歲登下其死生及三年大比以民教詔司寇司寇獻其教于王 拜受之登于天府

威儀節 陳氏主敬客故為設威儀客敬主故變色而作若不敢當也 怡然當之則為不敬不知禮矣

迅雷節 按迅雷風烈天之威也。天子當察于天下。諸侯卿大夫當自察於國。士庶人當自察於身。故舜之歷風雷雨見知天之至。夫子之迅雷風烈必變見事天之誠。大全三必變所謂周旋中禮發昏中節皆夫子之大常而非變也。大常者禮也。

升車章 按此摠見聖心安于至正上下兩節可以正字作附註。

升車節 按升車方升車立是暫立車下。按是挽以上車之索。非僕人所執之轡也。當此將升未升之時其立亦暫而易忽而必正立以執。即此便見得聖人造次不離于正意。

車中節 按聖心安于正之妙莫可形容。特借此以形容之。若實說他目容端口容靜手容恭。這是說得聖人如泥塑人相似而不得其神。非記者立言本旨矣。

色斯章 按色舉二句即是夫子語。但夫子意是指趨而口中未說。

出是雉。意是說時。口中未說出時。故下文云。時字。註指飲啄言。有來當魚時。飛時止。二意。說三嗅而作。下當補出。既作之後。亦必翔而後集。蓋色舉翔集。夫子未歎時之得其時也。三嗅翔集。夫子既嘆後之得其時也。

邑斯節二 按斯字而後字。便舍下時字意。當重看。山梁是寂靜之所。雉有隱伏之意。共是共而問之。若有取之。意三嗅而作。指雉。古謂三鳴而舉也。二句不重。只帶說。沈無回自鄉黨至升車。叙夫子言貌交接。衣服行止。可謂曲折詳盡矣。然終是有形之可見者耳。恐讀者泥之物而不神。故于末處拈出一時字。見夫子隨其日用。活潑。地。初無毫意。必固我于其間也。鄉覺得此一節。便都活。不然只是死板。此記者善于點化處。

戊辰巧日錄訂于飛仙閣